

讀 續

第二卷第五期要目

要目

國父論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

日蘇日美關係與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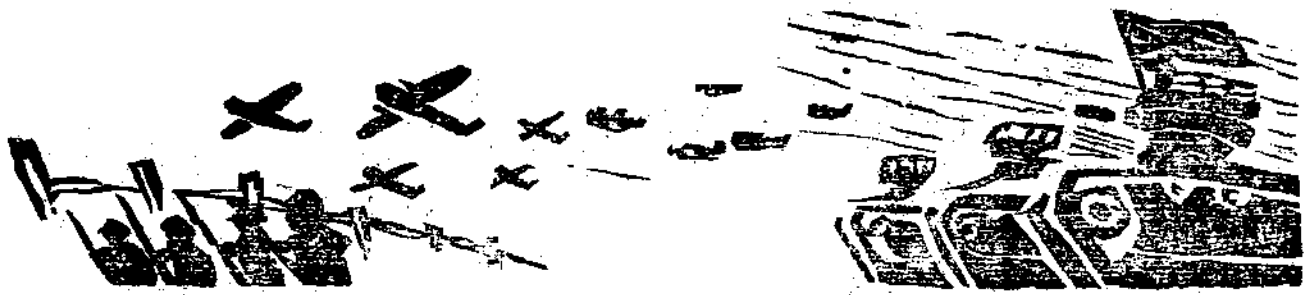
婦女是否應該走出家庭？

在希特勒勝利後的遠東 (譯稿)

當巴黎淪陷的時候 (譯稿)

意外 (小說)

新文藝動向



第三卷
第五期

專論

- 國父對於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的遺教 姜君辰
- 三國同盟及日美日蘇關係與中國 張錫卿
- 新文藝動向 高揚
- 婦女是否應該走出家庭? 于冰
- 論感覺及其運用方法 吳盡我

譯述

假定希特勒在歐洲勝利

- 「遠東會有什麼變化」 仁忱譯
- 當巴黎淪陷的時候 仁忱譯
- 中國的烟草工業 亞文譯

文藝

- 意外 (小說) 陳才
- 花解零落 亞文譯
- 編後記

精忠月刊

第三卷

第五期

廿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精忠社

通訊處：貴州都勻 七四〇二信箱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訂閱價目表	
半年	八角
全年	一元五角
本期零售	二角

(本部印刷所印)

國父對於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的遺教

姜君辰

紀念總理誕辰

(一)

中國早已是世界的中國，早已不能再像一世紀前那樣的閉關自守，因此國際局勢的演變，直接間接總會影響到中國來。中國地大物博人多，而且有着悠久的歷史；中國四十餘月來英勇的民族解放戰爭，不僅非次第淪亡的歐菲弱小民族國家所能比擬，且與不數戰而屈辱敗亡的法帝國主義者比較，也儘夠光榮而毫無愧色了。因此今天中國偉大的民族抗戰，它將給與世界正義和平乃至人類文明以鉅大貢獻和推進作用，是無疑義的。

怎樣才能使國際局勢所能給予中國直接間接的影響，不致妨害到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反而多給我們利用的機會；怎樣才能使我們的民族抗戰，不僅可以間接推進世界的正義和平，而且可以直接影響到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們，爲着他們自身的獨立自由解放而加強奮鬥；這就是我們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中所應完成的主要課題。

要完成這兩方面的主要課題，自然不消說得，就非運用我們正確切當的外交政策不可；要使我們的外交政策，能夠做到正確切當的運用，尤非對於國際關係有着透澈的瞭解和堅定的把握不可。國父對於國際關係的觀感和有關外交政策的遺教，便是我們透澈瞭解和堅定把握的最高準繩。而國際關係的形成和外交政策的內容，都是與各國本身有密切關係的。

說到這裏，我們就得首先指出：國父在民十年，演講「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內，就已在基本上指示我們：「善觀人國者，不可徒觀其表面，要把一國之中的各種社會，都是看得很清楚」。這就是說，我們要觀察一個國家，不論觀察它的內政或外交，都不能單單看它的表面，或它自己的宣傳，而必須深切地觀察其內幕和性質。例如，有人以爲，法西斯國家是獨裁國家，蘇聯也是獨裁國家，好像它們都是反民主的國家；因此也有人以爲，過去蘇聯之一度進兵波蘭，好像與德國進兵波蘭，同樣是侵略的行爲；同時更有人以爲，法國在這次歐戰以前，素來是西歐優秀的民主國家，中國自辛亥革命之後，也同樣是稱民主的國家，因此法國在自己領土上與德國作戰，好像與中國在本土內對日抗戰，都同樣是所謂反侵略的戰爭。諸如此類的比擬或看法，統統是犯着徒觀其表面的錯誤，而且大多是犯着基本上的錯誤。反之，假如我們遵從國父遺教，不徒觀其表面，而行細觀察其內幕，那末我們從上述例子中所能得到的結論，恰恰是會相反或大不相同的。比方，拿法國對德的戰爭與中國對日的抗戰來比較，因爲法國是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的社會，因爲中國還是次殖民地或半封建的社會，這兩種社會是顯然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質，所以這兩種戰爭的性質，也是根本不同的。蔣委員長說，「此次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亦即被壓迫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國際間勢力敵之國家相互戰爭，大異其趣」，也就是說，「決非如普通歷史上兩國交鋒爭奪權霸之戰爭」。這就是因爲中國的社會是與法國的不同，自然與英美的比較，也同樣是大異其趣的，雖然，在表面上好像都是抵抗人家的侵略似的。

國父觀察人國的基本原則既如上述，那末他對於世界各國，對於各國相互間所形成的國際關係，乃至對於中國的外交方針，究竟是怎樣主張的呢？下面我們就可以對這幾點分別和綜合的加以申述。

(二)

第一是 國父對於帝國主義列強及其相互關係的觀察。

「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求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民報刊詞句)

這一句話，不僅在 國父當時(民元前七年)所處的國內外條件之下，是適中時弊的話，即在今日今天所處的國內外條件之下，也依然是確實必要的話。因為，直到現在，對抗戰懷僥倖之心的人還是有的。當歐洲的德國，起先是幾乎不血刃而滅亡了許多小國，其次是把堂堂的法帝國主義者，也竟不費多大力量，而迫之投降屈服了，最後它對英國也曾一度大有席捲倫敦之勢；於是就有人對德國這樣的強大，不禁抱有異常欽羨之意，而思如何拉攏之念了。其後，當英國逐漸發揮出戰鬥力來，且又得到了美國實際上的不少援助，使德國不得不放棄其迅速佔領倫敦的戰略而有所改變；於是，又有人對英美抱着過天之冀望，以為只要中國與英美站在一起，美國就可以在大選完畢之後，立刻給我們以鉅大援助，中國抗戰就可以在最短時期內獲得勝利了。這兩種想頭，可說都已犯了 國父所稱「惟企求中國以比歐美」的毛病。其實， 國父之所以有上面一句話，是有着更重要的理論基礎的。

「英美雖然富強，社會內部還有問題。從前許多革命同志，以為政府改良，再到國家富強，便沒有別的問題了，殊不知英美內部，還有很大的問題。他們全國的政權，表面雖然是都在人民手內，但人民彼此之間，把政權分得還不均勻。……富人的財產過多，總是用資本的勢力，操縱全國政權，來壓制窮人。多數窮人不情願要少數富人的壓制，便想種種方法來反抗富人」(民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演講稿)

上面這一段話，當然是指一般的帝國主義列強而言，所以特別指出英美，不過拿來代表一般罷了。今天德意日法西斯蒂的所謂極權國家，其全國政權之操縱在少數富人手內，自然更加顯著。因此 國父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觀察，是這樣的：

「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還是不能消滅帝國主義。因為當時的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一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甚麼是帝國主義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歐洲各民族都染了這種主義，所以常常發生戰爭。……強盛的國家和有力量 的民族，已經雄佔全球，無論甚麼國家和甚麼民族的利益，都被他們壟斷。他們想永遠維持這種壟斷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復興」。(民族主義第四講)

國父在這里告訴我們：(1)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相互衝突的戰爭，即帝國主義戰爭；(2)帝國主義列強存在一天，戰爭就會常常發生；(3)所有的帝國主義列強，總是想永遠壓制弱小民族，壟斷弱小民族，再不准弱小民族復興的。這就是說，挑起戰爭的罪過，應該算在帝國主義的帳上，應該由帝國主義列強負責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弱小民族要想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取得漁翁之利，固然是「一種妄想」；弱小民族要想在帝國主義戰爭之後，僥倖而取得復興的機會，也同樣是「一種幻想」。這是真理，這是 國父遺教的精神之處。

很明顯的， 國父這種真理，對於今天正在擴大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完全適用而絲毫沒有失却時效的。關於這點，孫哲生先

生於去年歐遊返國後，曾在其長篇演詞「國際現勢與中國」（廿八年十二月廿三日在重慶歡迎會上講）里面，說過一段非常扼要精闢的話，他說：

「這次戰爭（係指歐戰而言——筆者），在英法方面，認為是抵制侵略，擁護正義，安定歐洲局勢，保障小國安全，這是多麼冠冕堂皇！實際英法帝國主義者，是想永遠保存她們已得的領土，不使人家覬覦分肥，所以這次戰爭的性質，仍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仍可說是爭奪資源的戰爭，和上次帝國主義大戰是差不多的。」

自然，對於這次正在擴大的世界大戰，我們應該從國父過去領導護法政府堅決拒絕參戰的遺教，絕不參加今天交戰國的任何一方。不但如此，自從德義日三國同盟正式成立之後，作為世界二次大戰中交戰國之一個主要方面的德國，它不但已成為我們民族抗戰的敵人，而且為使共同盟國的力量，減少消耗以來增大起見，它將繼續並加強其過去對我所施的調解陰謀，是意料中事。所以我們今天更重要的任務，是要擊破敵寇的政治陰謀，是要提防德國一貫的調解陰謀，因為這里可能表現的陰謀，正是國父所說「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的本色。

(三)

其次說到國父對於蘇聯和弱小民族的觀察。

「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

「俄國革命黨不僅把世界最大威權之帝國主義推翻，且進而解決世界經濟政治諸問題。這種革命，真是澈底的成功。」（國民黨改組問題）

「因為他們組織政府的原理，是反對資本家，所以世界各國便調兵去打他們」（民十二年十二月二日講詞）

「成功不過六年，他們……把從前用武力的舊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這種新政策，不但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不但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並且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他們主張抑強扶弱，應當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這種思想宣傳到歐洲，各種弱小民族都很歡迎。」（民族主義第四講）

上面幾段話，便是國父在基本上對於蘇聯的認識和瞭解。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概括地得到幾點結論：（1）蘇聯的革命，蘇聯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是已經有了澈底的成功，而這種成功是由他們自己的努力奮鬥去換取來的；（2）蘇聯對於世界的資本帝國主義，不但決不致於向它們屈服，且將進而設法解決之，不過這種解決，一方面並不是它抱有侵略的野心；另一方面却由於它之抑強扶弱，應當濟貧，而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因此（3）它對於世界政治經濟諸問題之解決，是用的和平的新政策；而這種和平的新政策之運用，是與打破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目標，並不違背的。

根據這三個基本認識，可知今天蘇聯所採取的和平外交政策，決不是他革命澈底成功後之倒退，決不是他對於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示弱屈服，更不是他犧牲弱小，以遂其侵略野心或博得資本帝國主義列強之歡心的反證。關於這蘇聯先生說的很對。他說過：「我們詳細研究蘇聯的政策，並沒有改變。蘇聯在歐洲始終採取和平的政策。」同時在遠東，他也何嘗不是如此呢？因此，假如我們深切瞭解到國父對於蘇聯的這種認識和觀察，那末又安我們真能抗戰到底，蘇聯對於我們的援助，是決不會由於蘇聯與其他國家關係

的變化而受到影響的。這也正如孫哲生先生所說，「據我看，最可靠的朋友還是蘇聯，因為蘇聯政治前進」。其實，中國對於蘇聯所應採取的態度，並不需要我們從 國父對於蘇聯的認識上引申出來，我們祇遵照 國父的遺教做去便可。國父在其致蘇的遺書中囑咐我們：

「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兩國（中國與蘇聯——筆者）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今天我們正在繼續進行的民族抗戰，民族革命戰爭，無疑就是 國父所稱「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也就是要解脫中國所受半殖民地之羈縛，進而爭取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自由解放。因此我們在堅持到底的民族革命戰爭中，中蘇兩國之親密合作，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是可能而且也是必要的。

(四)

最後我們再講一點 國父對於弱小民族的觀察，以及囑咐我們對於弱小民族，對於列強，乃至對於整個世界所應負的責任。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他曾說過：

「和議結局所定出的條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決，不但不能自由，並且以後所受的壓迫，比從前更要厲害。」

「因為各弱小民族，幫助協商國打倒同盟國，是希望戰勝之後可以自由的。後來在和議所得的結果，令他們大為失望。所以……幾十個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覺悟，知道列強當日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完全是騙他們的。」（民族主義第四講）

「那末……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甚麼責任呢？……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民族主義第六講）

將世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來聯絡一致，共同動作，互相扶助，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都來解放。」（中國國民黨宣言的旨趣）

從 國父上面幾段話里，配合着中國抗戰今天所處的國際局勢，我們可以得到不少寶貴的教訓。（一）弱小民族的民族自決或解放，假如真正要達到目的，決不是依賴任何帝國主義列強所能奏效，而祇有靠自力更生地去堅決奮鬥，否則不但不能自由獨立，且將遭受更厲害的壓迫。（二）中國這次自發自主的對日抗戰，無疑的是弱小民族自謀解放的民族革命戰爭，而決不是投機取巧，企圖僥倖獲勝，甘為帝國主義列強附庸，或願受其牽制的普通的戰爭。因此我們這一次的民族抗戰，必須是堅持到底的，絕不中途妥協的持久戰，絕不接受國際間任何威脅利誘的革命戰爭。（三）正因為中國抗戰是被壓迫民族自謀解放的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所以這種艱鉅的戰爭，不但必須團結我們自己全國的人力，而且還須跟全世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聯絡一致，互相扶助，而共同動作。（四）正因為中國這次抗戰，與全世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之利益是一致的，與那「以推翻強暴帝國主義解脫弱小民族壓迫為使命」（國父語）的蘇聯之利益也是一致的，所以祇要我們能持久的抗戰到底，祇要我們能夠絕不接受任何列強的威脅利誘的陰謀，中國抗戰是一定會繼續不斷的得到蘇聯的援助，一定會得到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之日益增長的同情和援助的。

三國同盟及日美日蘇關係與中國

張錫卿

德義日三國同盟的訂立，雖然是三國既存關係的公式化，但也不是沒有新的意義，這是由於日本的公開宣布加入德義軸心，使現在正在進行的歐戰擴大到太平洋，此後的發展，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兩大陣營的衝突愈益激化，一方面因為日本的侵華戰略服從了希特勒的世界戰略，使中日戰爭也臨到一個新局面。站在已經打了三年和還要打下去的中國抗戰立場上，對於這新的形勢我們需要有個正確的認識，本文願對此作一具體的分析。

日本爲什麼訂立三國同盟？

關於德國之訂立三國同盟，最明顯不過的，就是：「一方面威脅美國同時也是和緩美國，使之不直接參戰，以便分化英美，孤立英國；另一方面，是德義日在集中力量東西策應下，擴大對英國的戰場，來達成其摧毀大英帝國的世界體系」。

至於日本呢？三國同盟的訂立，我們承認也就是日本南進政策積極的表現，這對於正陷入對華長期抗戰泥沼中的日帝國主義者，似乎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那末日本究竟爲什麼要訂立三國同盟呢？

(一)從基本問題上來看——我們認識帝國主義的掠奪殖民地戰爭，本來是爲了解決他的經濟危機，然而戰爭的結果使他貽誤難下，更走上新的危機，而使戰爭更加擴大。日本的對華戰爭，一方面雖是結束遙遠無期，一方面如果再不參加歐戰任何一方，則將來歐戰結束，英美勝利了要加強對它的壓力，德國勝利了也不容他分沾英美在太平洋上失掉的權益。

(二)從帝國主義間互相矛盾的觀點上看——日本既然不得不

在對華戰爭未結束前，「介入」歐戰，那末對於歐戰的雙方，將何去何從？事實上早已決定了，日本的所謂「大東亞新秩序」，就是安代替英美在遠東的「舊秩序」，而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也就是安代替在美國支持下的英國在歐洲的「舊秩序」，這兩種「新秩序」的對方面是英美，則在現階段，日本必然和希特勒結合起來，雖然德日之間還有何種的矛盾。

(三)從國際情勢上看——希特勒在歐洲的勝利，尤其是荷蘭和法國投降後，南太平洋上的荷屬東印度羣島和法屬越南成了無主之物，英國也因在歐洲戰爭中的劣勢，削弱了在南太平洋上的地位，美國雖然雖站在戰爭以外，可是他的擴充計劃，至少要到一九四三年才能完成，太平洋上的設防也還未鞏固，且又在大選期內，暫時不會有積極的舉動，這種國際情勢造成了日本南進的最好條件。

(四)從經濟觀點上看——中國以長期抗戰，使日本國力日益消耗，又不能「以戰養戰」從中國淪陷區獲得多少用以繼續作戰的資源，而英美在太平洋的合作日益密切，如英國同意以其遠東及澳洲根據地在必要時供美國使用，又進一步的威脅到日本的南進，日美矛盾愈益尖銳化，美國對日禁運的範圍也必會擴大，日本所需的戰爭資源對美國依賴性是很大的，當美國的資源逐漸不能獲得時，對於南洋各地，包括越南、荷印、馬來半島、菲律賓等地或產的石油、橡膠、錫、煤、鐵、銅、鎳、石、錳、黃麻、馬尼拉麻、奎寧、米、木材、糖、咖啡等並建其國依賴性的資源，怎不使日本亟謀採取？

(五)越南問題是促進三國同盟的契機——從戰略形勢上看，

從經濟觀點上看，日本自從佔領海峽島，斯巴特萊島，在東京灣登陸以後，越南是南進第二步的最好據點，而越南是已在德國掌握中，日本要獲得越南，必須和希特勒進一步合作。

日美戰爭會爆發嗎？

在美國認為自己是南太平洋上「無主的帝腹」底「法定繼承人」，而在德義呼應下的日本與德爭奪時，日美間的矛盾提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十月四日首相近衛及外相松岡公開以「日本不辭一戰」恫嚇美國，美國也在次日以海軍部長諾克斯出面應戰，表示「苟受壓迫，必予以抵抗」，那末，日美戰爭是不是會爆發呢？這個問題，一般都承認日美最後必然以戰爭解決矛盾，但戰爭走向的路線是曲折的，一個月來的情勢證明這點，現在分兩方面來研究。

(一)在日本方面——日本的在現在還不敢對美作戰，主要還是由於對華戰爭的牽制，使它不能放手南進，其次是由於經濟原因，因為美國操縱着制裁日本的經濟武器，迫使日本的南進不得不躊躇，下列統計表可以給我們具體說明：

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

美國向日本	五八〇、八一六、〇〇〇元
購進黃金數	二二、一九八、〇〇〇元
美國向日本	四八三、〇四四、〇〇〇元
購進白銀數	一、〇八七、〇五八、〇〇〇元
美由日輸入	七五九、六二五、〇〇〇元
總計	三二七、四三三、〇〇〇元
輸去美對日	三二七、四三三、〇〇〇元
日本出超	〇元

這就是說，日本不但用黃金白銀以及貨品在美國買得了大部分的軍火，而且還賺了美國三二七、四三三、〇〇〇元。

再看另一個統計表：

一九三九年日本對第三國(即能獲得外匯者中國除外)貿易總表

生絲 三〇六、八四四、〇〇〇元
絲 一二八、〇二五、〇〇〇元
雜貨 九六、〇五六、〇〇〇元
磁器 五〇、一〇七、〇〇〇元
水產 一〇、九六〇、〇〇〇元
雜貨 八一、二四二、〇〇〇元
總計 八七三、二九四、〇〇〇元

(除去購買棉花之外匯)

這就是說，如果太平洋上平靜無事，日本每年可以獲得大部分用以購買軍火的外匯八七三、二九四、〇〇〇元左右，如果戰爭爆發，那就受到嚴重影響。而最近日本在荷印談判石油問題的失敗(也就是與英美爭取荷印的失敗)，使日本對於美國的依賴性依然仍在，以及美國羅斯福的獲選第三任總統(也就是說美國的遠東政策並不因此緩和)使日本無機可乘，都是使日本徘徊不前的原因。

(二)在美國方面——美國雖然握着制衡日本的經濟武器，但到現在為止，並沒有完全發展出來，這是不長說甘心放棄日本呢？回答是「不是的」，因為我們知道最終目的，美國是要擊敗日本的，但一方面由於目前美國的軍備還不充分，一方面也是由於目前英美還不必採取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就前者來說，日本於一九三七年廢止華盛頓海軍條約後，已破壞了五與三之比例，美國的海軍在目前是不能壓倒日本的，美國開始加速造艦，是一九三八年開始的，國會授權批准建造的第一次八艘戰艦，須至一九四一年始能完成，第二次須在一九四二年，還有四艘以上的戰艦須至一九四三年，而且須兩艘四萬五千噸的戰艦，須至一九四四年方能完成。其次，在南太平洋的戰略根據地，日本有經營了多年的台灣和許多委任統治的小島，前年佔領了海峽島，停也巴設防，最近又佔領了越南，而英美兩國共同使用新加坡軍港的意見還不一致。就後者說：日本還窩在中國抗戰的泥沼中，力量已被削弱，並且還在繼續削弱中，而英美目前主要的敵人還是德

國，美國又握有制裁日本的經濟武器在手，所以並不願太平洋戰爭過早爆發，多添戰場，使英美不得不分散力量。所以目前只是增進合作及對華援助，以增加日本的困難，削弱日本的力量。

遠東新形勢與中國抗戰

根據上述，我們可以看出遠東的形勢有如下的發展：

(一)日美戰爭之所以不即爆發，在美國所爭的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在日本却有着難以克服的問題，所以今日德日在遠東的策略，一方面是在美國尚未參戰，英美在太平洋上合作尚未密切的時候，以打擊英國為主，(在某種情形下也加以誘致)對美則用軟工夫(如傳日將改派親美色彩濃厚的野村為駐美大使，對最近美國的加強禁運和撤僑也處之泰然)，並利用英美間個別的矛盾，以期分化英美，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這是對美國的「和平攻勢」。

(二)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日寇要放手南進，利於先結束「中國事件」，德國為了使日寇配合它的世界戰略有所動作，也必策動日寇早日結束對華戰爭，在這原則之下，日寇便展開了對中國的「和平攻勢」，它的手段是「以退為進」，「離間分化」，上海日文報每日新聞的捏造「十月二十四日德義法三國駐滬大使，曾向中國政府建議媾和」云云，東京的盛傳「日蘇將訂互不侵犯條約」云云，以及南甯的撤兵等等，都是這一陰謀下的活動，它的企圖，是懈怠中國的抗戰意志，分化中國的抗戰陣營，尤其是南甯的撤兵，這種誘降的方式，是四才多個月來所沒有的。

(三)至於英美目前在遠東對德日的政策，也如前述，是以加強合作，來對付「和平攻勢」，(然而這並不能說英美之間利害完全一致，尤其是英國最近在歐洲支持希臘對義作戰的取得優勢，空軍轟炸大蘭多港義大利艦隊的勝利，使它在歐洲及地中海取得較好的形勢之後，便宣佈在新加坡設立遠東總司令等等措施，似乎有獨立兼負東太平洋防務的氣概)不時接近蘇聯，以阻止日蘇接近，同時，因為利於日本陷於對華戰爭，將由對華援助，逐

漸進行使中國抗戰跟英美在歐戰中的動靜相適應，簡單說一句，就是要「使中國的抗日戰略服從英美的爭霸戰略」。九月二十九日倫敦新聞記者報謂：「侵略國之聯盟，將促成英美澳之談判，並立即邀請中國參加談判，尤為佳事」。便透出了這種企圖。

站在自力更生立場上來看中國抗戰，這一般的形勢，可以說相當有利，因為三年來的抗戰，日寇既無法征服中國，英美在中國的地位也已降低，德義更談不上，列強已不能用多大壓力左右中國，如果主動地正確地利用列強的矛盾和改善與友邦的關係，以獲得更多的援助，同時乘機加強各地對日寇的反攻，這正是時候。但如果忘掉自己的立場，鬆懈抗戰意志，以為勝利只要「坐收其成」，那相反正是一個危機。

我們必須認識此後日寇的「和平攻勢」必然更多新花樣，惟有堅持抗戰，堅持團結，才能徹底粉碎它！中國抗戰建國的目的，對外是求民族解放獨立，對內是求民族自由民生幸福，「三年來我們所以鼓勵前線將士殺敵的勇氣，振奮全國人民犧牲的決心，爭取全世界人民的同情與援助，號召日本朝鮮台灣人民的反戰，就靠我們這正確立場和革命性質」，所以此後我們只有堅定這立場，超然於列強的爭霸戰爭以外，打我們自己的仗，才能獲得澈底的勝利。

日蘇會訂互不侵犯條約嗎？

構成三國同盟的重要特徵之一，是規定三國對蘇聯的政治地位不因此受任何影響，然而英國和日本却表示了兩種相反的看法，英国外交部的每日電訊報說：「這一協定將蘇聯放進冷宮去了！希特勒警告了蘇聯，假如蘇聯參與歐戰或中日戰爭，它將遭到東西雙方的攻擊」(其實稍有常識的人便可知道：三國同盟如果是反蘇的，那麼將促成蘇美接近，德國便要在西方同時防禦英國和蘇聯，日本便要在東方同時防禦美國和蘇聯)。日本報紙則大肆宣傳，說日蘇關係將由此改善，經過蘇聯的斡旋，日蘇將訂互不侵犯條約等等。最近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報聘柏林，美國合衆

社又電稱「日本已與蘇聯議定遠東勢力範圍，蘇聯並同意停止援華」(此項傳說已經蘇聯塔斯社十一月十五日特電否認)。

由於蘇聯在國際間的比重日大，由於蘇聯的遠東政策與中國抗戰有關，對於這種種問題，我們有加以檢討以得出正確結論的必要。

要了解蘇聯的動向，還是要從基本問題上看，我們知道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列強是矛盾的，十月革命後資本主義列強對蘇聯的環攻雖然失敗了，但圍攻蘇聯的可能性到現在還存在，因為資本主義列強之間雖然有着個別的矛盾，但在總的方面，對社會主義的矛盾還是一致的(不論是英美或德義日)，年餘前，由於蘇聯國力的增大與和平政策的正確運用，暫時地打消了資本主義列強的反蘇陰謀，但資本主義列強之間却因矛盾激化而爆發了第二次歐戰，可是歐戰到現在，形成了相持的局面，照目前形勢看，德國攻英固然沒有勝利把握，英國要擊敗德國更是不易，「當戰爭着的雙方都覺得不能以戰爭來解決戰爭的時候」，誰能保證他們不改變戰爭的性質呢？蘇聯新任國防人民委員長捷摩威科十一月六日對蘇聯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生的講話中，便說道：「蘇聯遭受外界之挑釁而致邊境感受威脅，實屬可能」，雖然目前英德媾和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如果蘇聯鼓勵歐戰，不但要失去全世界人民大眾的同情(因為戰爭的結果只有使人民大眾更加痛苦)，更要使英德雙方感到「鴉蚌相爭，漁翁得利」而使蘇聯合反蘇的實現。如果蘇聯甚至像日美一樣的加入歐戰任何一方，則勢必形成了這一方的絕對優勢，而使另一方感到必然失敗，而將以重大的讓步來求和，乃至以更大的條件爭取對方聯合反蘇，所以蘇聯對歐戰的態度是始終保持嚴格的中立，對英德任何一方不超出維持正常關係以外，莫洛托夫之聘德，可能是對希特勒重申蘇聯和平政策不變的決意，中央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五日密內稱：「蘇聯紅星報最近發表長文，謂莫氏此項將與德方領袖親自磋商友好意見之交換」，並不說有何重大事件需要洽商，便可見一斑，因為英美為子打擊德國(也是為了爭取德國)，必然多

方難間德蘇關係，強調德蘇矛盾。至於美電傳蘇聯停止援華一節，如果作為「外交烟幕」來觀察，則又是離間中蘇關係，使中國感到蘇聯不可靠而傾向美國。

說明了蘇聯對歐戰的態度(也就是堅持和平政策的原由)，現在再檢蘇聯對中國抗戰的態度，這裏，我們必須知道去年三月蘇聯領袖斯達林所宣佈的蘇聯和平政策的四個原則：

(一)我們主張和平並且主張鞏固我們與其他各國的實際關係，我們現在站在這立場，而且將來還站在這一立場，只要這個國家也是對蘇聯維持這樣的關係，只要他們不來想侵犯我們的利益。

(二)我們主張和那一切與蘇聯交界的隣國保持和平的親近的與善隣的關係，我們現在站在這個立場，而將來也會站在這個立場，只要這些國家也是對蘇聯維持這種關係，只要他們不想直接或間接侵犯我們的國土。

(三)我們主張幫助那些被侵略而為他們自己的祖國的獨立而鬥爭的民族和國家。

(四)我們不怕那些來自侵略方面的威脅，並準備以加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想侵犯我們國界神聖性的挑戰者的打擊。

我們再看二十八年六月，蘇聯莫洛托夫總李維諾夫任外交人民委員長，在就任式中闡明對各國外交政策的演詞說：

「余不必再詳述吾人對中國的態度，諸君皆深知斯達林同志所宣佈援助遭受侵略而為其本身獨立奮鬥的國家的主張，這種主張可以完全應用於現在為民族獨立而奮鬥的中國，吾人正在推行這種政策。」

根據和平政策第三個原則，又加蘇聯外長的傳達，可知蘇聯的援助中國是基本國策之一，和對歐戰的態度根本相異，當然這也正是由於中國抗戰是正義性的進步性的，是反帝國主義的緣故。我們知道一國的國策是絕不輕易變更的，何況蘇聯又是個奉行原則性的國家，原則確定，奉行始終不渝，這是蘇聯一切行動特

↓下接二一頁上欄↓

新文藝動向

高揚

中國正處在困難的環境裏，強大的敵人阻礙着走向解放的道路。苦鬥了三年，各方面劇烈的變化給整個新文化帶來了新的需要和任務，作為文化戰線的重要部分的新文藝，也產生了新的新的路向策略以及建立民族形式和中國作風等重要課題，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這是一個包括接受、改造與創製的過程，這是在配合政治形勢與革命任務的前提下進行的工作。

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給文藝提供了新穎豐富而又多樣的現實內容：新的不斷地生長，舊的不斷地在滅亡；一面是嚴肅光明，一面是黑暗無恥；倒退跟進步拚命掙扎，歡笑却跟哭喊一同飄蕩，這一切是多麼的複雜多樣。當戰鬥展開，新的人物頻頻出現着，新的性格和新的意志強地成長壯大，英勇的人物捲進了大熱的戰鬥；而舊的生活也受了顯然的波動，習慣變了，規律變了，職業學業無處不注入了生動的變化，無處不受到或多或少或少的燦爛，這些事物的不斷變化就複雜交錯地織現出萬千新的事態，結成一副深廣的新的現實過程。

作家的任務不僅要勇于面對現實和反映現實，更重要的是深入它，去理解它的脈絡而指出未來。所以我們不僅要謳歌英勇，不僅要頌揚戰鬥，同時要暴露黑暗和揭穿落後；不僅要見着存在的，已有的，同時要誘發和顯示出那些潛在，醞釀和滋生着的；要發揚民族的生命力，要在現實中造出生活的遠景，要看得清黑暗與光明。魯迅先生說過：「要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

一切已死方生，將生未生的變化」。也就是這個意思。

對於社會，重要的不是知道而是怎樣改造，政治上如此，文藝工作亦如此。

對於文藝，問題是很明顯的：首先文藝就不能離開現實，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和不同的政治經濟基礎上就產生不同的社會生活，也就形成反映各種社會生活的各色文藝；它具備着不同的性質，包含不同的內容和形式，畫着各種不同而且甚至至異其趣的作圖，它給一定的社會羣的利害吻合着，承受它的觀點和需要來了解社會問題，而在舊的政治經濟基礎上產生的革命路向，也就是新文藝——革命文藝——的總路向和總方針。

文藝是以社會生活為對象，而以各種觀點認識社會，通過各種角度來攝取主題，題材和人物，施以藝術的技巧而出諸各種形式的東西，因此他的血肉從頭到腳都是社會的，社會有變，文藝也要變，文藝是在社會前頭，不是跟牠脚後跟跑。

因此可斷言，文藝若脫離社會問題，若不了解歷史的方向，若不把握住社會轉化的必然規律和過程，那麼牠就反映了什麼，就失却了真實與作用，就沒有了文藝價值，也就沒有了社會價值。

因此第一：文藝社會性的嚴重注意。

前面說過：文藝是在社會前頭，即是說他是為了改造和推進社會，那麼這樣一來，他的觀點就得跟政治觀點接近，而本身也就成為政治力量的一部份了。文藝對社會問題的積極態度與作用，就形成了他的武器性。今天是民族解放戰爭的時代，今天是爭取

自由和牠的被壓迫者跟企圖奴役牠的日本法西斯軍閥拚命的日子，是對漢奸及一切落後勢力革命的日子，因而抗日民主就是歷史的方向，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社會生活中心，新文化運動的標的，也就是新文藝運動的政治內容和基礎，違背牠，只有倒退停滯，只有落後反動，沒有光榮的第三條路，沒有超然的路；有之，本質不外乎腐化頹廢，前途不外乎墮落分解。

不講反對抗戰，即令是脫離也不行的，前一會某教授公然在演說文，謂之非抗戰者亦可，結果呢？自然受到了真理的清算！這就是歷史的必然，誰不懂得這道理，誰就摸不着現實的脈絡，而迷亂，而盲從，誰就會被歷史撇開，趕不上腳步。政治上如此，文藝上亦復如此。

所以第二：文藝政治性的嚴重辨識。
上述兩點是發揚新文藝的兩個基本前提。

二、

現在要看看中國的新文藝應該是什麼樣，牠的特點及其具體內容如何。

在中國，事情是很明白的，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決定着牠所包容着的新舊成份的複雜關係；中國舊的政治經濟是什麼樣，那麼舊的文藝也就是什麼樣，而在這一舊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新進力量是什麼樣，則新文藝也該是什麼樣，新文藝以舊的政治經濟結構及其觀念形態為革命對象，以在舊基礎上產生的革命路向為路向，以其任務為任務，以其各階段的具體內容為內容的一個戰關過程。

新文藝不只要來估計到整個民族的進程，不只要來估計任務和內容，同樣要求把握着各個歷史條件下底具體環境中社會羣間利害關係的變化及其發展，由此獲取正確的角度而了解各種社會問題。

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使中國經濟的發展陷于停滯與落後，小農經濟佔很大的勢力，手工業及家庭手工業雖然還普遍，但基本上

是劣勢而低落的，資本主義的生長，在中國還是近三十年的事。而另一方面哩？西歐的英法美等國遠在十七、十八世紀就進行了產業革命，走上資本主義生產了，它們需要廣大的市場和原料，主要殖民地與國外市場，於是它的勢力就伸到亞洲來，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左右，便大大地觸及中國了；一個明顯的對比：一面是落後低弱，而一面却是擁有高度技術的富強者；於是這塊肥大的市場遂成了列強眾矢之的了，加以滿清政府的無能，這古老的民族自然抵不住歐洲資本主義的狂浪，鴉片戰爭一役後，均紛紛侵入，這樣，整個民族的經濟命脈被人操縱在手，國家主權亦被人分裂和干涉，這樣，中國就陷于半殖民地境地中。

帝國主義的經濟網，網住了中國的國民經濟，它扶持封建的經濟形態，破壞了脆弱的手工業，吸盡廣大人民的血汗。尤其在農村中，一面受着殘酷的地租和高利貸的封建剝削，一面要受買辦資本的榨取，就日趨貧困而破產，拋棄土地流往都市，在那里，雖然由于外資的侵入而客觀地在某種限度內助長了民族資本的生長，但不是發生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進入國際性的獨佔與世界市場瓜分完竣的時期，不是成長在資本主義矛盾百出而到達垂死階段的時期，再加以政治又落後，這些條件決定了牠的微弱與貧困，而沒有強大的力量來抵抗外資，終于不得不淪為外資的附庸，帝國主義者是不會也不能讓殖民地土著資本發展的。但是，牠又畏懼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增長，在共同利害的基礎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一致的，這里，它一方面摧殘民族資本的生長，一方面又極力扶持封建勢力阻撓革命，鞏固自己的利益。中國一百年來就是在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中掙扎。

中國人民長久地陷于水深火熱中，他們渴求解放和自由決不是偶然的，他們受到的壓迫是雙重的——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所以反抗榨取的任務也不得不沉重的：要反帝，就必須反封建；這樣就決定了中國革命要長久地走上民主的民族革命的行程。

但是，今天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否屬於西歐式的民主主義呢

？不是的！在今天遠遠超過了五四時代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原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無比清楚地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病根，無比明確地顯示了西歐民主主義政治的實質。戰爭並沒有給大眾解決什麼，只是帶來了死亡與飢餓，帶來了新的更其廣泛深淵的恐慌，舊的體系在日漸崩潰，分解和腐爛。而在另一面呢？又出現了社會主義的蘇聯，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設置了兩幅不同的鏡頭，同時，它給亞洲的被壓迫民族啓示了爭脫帝國主義者的奴隸鎖鏈之解放道路。

新內容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內容與綱領就是三民主義。國父孫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對此曾給以全面的解釋，他要求中國的民族解放革命運動跟反帝國主義與民族壓迫的蘇聯聯合起來，而求自己民族的解放；他要求改進人民大眾的利益並與其先進者共謀民族自由，民生幸福和民族平等的新中國，來建設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及五四運動的傑出意義就在這一點，把中國革命推向更前一步，這可說是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進入新民主主義的轉捩點。

中國革命必須經過這一步，這民主的一步；不是西歐民主主義的一步，而是全民聯合的一步，這是非常明顯而自然的。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機構就說明了舊的文化是落後腐化的，中國的新文化就須要粉碎它們，清除它們，而建立反日反漢奸的文化，三民主義的文化，新民主主義作內容的文化，不說新文化的路線，這就是新文藝的路線。

新文化的抬頭，必然引起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圍攻，五四時代，不是有人高抬禮教和道德嗎？不是有人專孔復古提倡玄學而斥新文化運動者為引導費業者流嗎？他們撲滅不了新文化的火種，自己却逐漸沒落了。但是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是曲折的，不平衡的，因而文化革命也沒有康莊的大路，却經行着曲折的小徑。

廿一年來，新文化的發展始終是為了民主自由的三民主義而鬥爭的，儘管五四以來牠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其主流則是這一方

向發展的，牠是革命力量的一部分，重要的一部分，廿一年來，新文化就是在與封建買辦階級文化搏鬥中壯大起來的；前者是光明進步發展的一面，而後者是落後黑暗和解體的一面。有人認為中國過去的文化只是「……地土商人，政客舞女和買辦銀行的文化……」這是見樹不見林的觀點，不能把捉整個問題的

文化是如此，文藝亦復如此。

三、

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進行滅我民族亡我國家，才使抗日成爲頂重大而迫切的任務，成爲革命的主導契機；而敵人的對象是整個民族，牠的威脅是全面的，這就是民族抗戰的客觀基礎。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新民主主義的文藝首先須是抗日的，民族的，提倡民族自主與民族自信的，說須是反對日本法西斯從軍事到文化的一切進犯的；它須要粉碎一切漢奸國賊的妥協投降陰謀及違背民族利益的觀念與行動，它須要號召堅持抗戰，鞏固和發展已得的團結；這樣去求進步，去求民族解放，去實現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新文藝應該暴露日本強盜的無恥醜行；一切姦淫的悲慘形狀應該刻畫，一切搶掠的暴行應該記敘，應該指出千百萬人民如何在砲火與血腥中受難，呻吟，覺醒與壯大，英勇的將士如何爲國捐軀，如何與敵搏戰而保全鄉土，牠要指斥一切自餒屈服的漢奸理論。

新文藝應當謳歌戰爭，但只謳歌進步的解放的戰爭，却憎惡武主義的戰爭；它讚頌民族自救，鼓勵民族自救，却并非狹義的民族主義，對於敵人營壘中的被壓迫者，應該以同志的熱情喚起他們，共謀鬥爭，共同抵抗，共求解放。

對於有害抗戰的言論行動須加以打擊，失敗主義必須消除，消極悲觀必須肅清，落後錯誤須加以糾正，而頌揚民族的新生。新文藝不僅應該指出光明，也要提示黑暗。

新民主主義是有機地使抗戰和民主聯繫起來。所以一面要抗戰，一面要建國，要實施憲政。抗戰為了民主，而民主工作的展開就保證了抗戰的勝利。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流血的政洽，不能把抗戰的意義游離，而要以之為中軸，合理地解決一切社會矛盾與糾紛，不應置之不理，亦不應變義的面對他。

新文藝是呼喚民主的，主張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與民主作風的，是反對封建專制獨斷，反壓迫自由思想與習尚的，是擁護民主制度與民主氣派的。這一切自由都應該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準繩，歌頌的自由民主是三民主義的，是新民主主義的自由主義，他無情地掃擊黑暗，誠明後退，從經濟到文化的一切不民主的都要打倒。理由至為明顯：不把內在的腐肉去掉，創口何由生肌？他老是多或少的防着全身呢！

由此得出第一個結論：新文藝是民族的，是民主的，這是一總的範疇，凡屬于這一總的範疇的問題都必須，都應該；有利于他的都重要，都正確；為害他的都要落後，政治如此，文藝亦復如此。

新文藝是科學的，即是反對武斷無知，迷信和愚昧。他以能把握真理的方法理解問題，以科學的宇宙觀世界觀為基礎，理解這龐雜紛紛的現實過程，揭發社會問題的本質及其規律，這種基礎上獲得的認識才是真理，才是生動的反映，才是具有實踐意義的文藝。新文藝不應該為社會的假象欺騙，更不應該歪曲事實，粉飾粉飾點，要無情地暴露事實，給以明確的揭露，這才能充當革命的鋒鋒，盡其教育的作用。

新文化運動的整個發展過程始終滲透了建立正確科學觀的任務，而新文藝在辨識文藝任務，目標，步驟及策略的方面，也承襲着這一趨向與作風，科學的注入了新的藝術觀，而廿一年來對于質的優劣，是不斷的給與嚴重注意的。

中國新文藝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五四到五卅以前為

一階段，五卅到抗戰以前為第二階段，抗戰以來為第三階段；每一階段各基於不同的政治環境，這種歷史條件的差異，使得他擔任的任務，內容及作風均不相同。

五卅以前的文藝有兩個主要的潮流：自然主義和浪漫主義，這是五四運動對西歐文化努力輸入的直接成果之一；他們的出發點是不滿現實，憎惡現實，浪漫主義以其熱烈澎湃的氣概咀咒醜惡，鄙薄黑暗，熱慕自由而渴望光明，然其中又有消極與頹廢之分；後者棄現實之正視而寄希望於未來，挾持之理想而叫噓呼號，滲透了執拗的戰鬥氣息。而前者則悲觀失望，消極頹喪，摸不着現實的暗面而呻吟悲鳴，但是他赤裸裸地要求人生的物質生活，大胆地描寫生理上性慾的煩悶，却處處都顯着人世的卑污與虛偽。

自然主義者却冷靜地觀察問題，揭露人間的冷漠，虛偽，無恥與殘忍，刻畫順從，屈服，庸懦與麻痺，他們看見死亡，看見血與淚，看見毀滅，終使他們失望了，溫情主義的心理被黑暗蒙蔽，透不過這一個迷亂茫茫的現實而看到未來。其實這點却是兩個潮流的共同處，這是因為五卅以前羣眾尚未大量覺醒而僅為一個自覺的力量，因此只看到單個的人而不見巨大的羣；哭啼呻吟，慷慨悲歌，都只會也只能以個人為中軸，這可說是一大特點。而不能有科學的宇宙觀世界觀為基礎，也是當時的一大缺點，亦一大特點。

五卅運動是新文藝的一個轉換點，國內國外都生動地劇極變動着，這時期的政治特點是廣大民衆的覺醒和積極地參加政治生活，而外部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加緊，於是革命力量就帶了深廣的羣眾性，而跟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搏戰的時期；在文藝陣線上，作風、主題題材等都採取了新的成份，這是因為集體的出路代替了個人的出路，個人的利益，強烈的受了集體利益的感染而又成為其中一部之故。這種環境下的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都滲透了濃密的集體成份，人物的生長，變化與滅亡都是新穎地變化着，要反映這新的現實，作家就不得不走向集體，深入集體而又刻畫集

體，文藝的主流就不得不奔向大眾，而不再以個人的生死憂喜為文藝的主要內容了！五卅把以前的作風與做法都變了，新文藝有了新的發展：由單個的擴展為集體的，個人的變為社會的，民族的；所以若說五四時代的文藝是歌詠個人的悲哀反抗，五卅以後的文藝則是謳歌羣衆的鬥爭和憤怒；前者是找個人的出路，則後者是探求被壓迫民族的出路。

新文藝在抗戰以前雖然經過若干曲折的階段，但其主流則接合着革命的內容，其作風與做法則趨向大眾化。

抗日戰爭捲動了全民族，各階層都參加到這偉大的行動中來，新文藝要反映這洪流中的各色人物，重要的是熟悉這一切人的最多數；深入各種環境，尤其是這一切的最下層；了解他們，推進他們，啓發和教育他們，因為他們佔了全人口的絕大多數；而又參加了最直接的戰鬥，擔負了最基本的任務之故。在後方，在前線，以至在敵後，他們支持了，支持着，也將繼續支持這艱巨的抗戰建國的任務，為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鬥爭。不論是拿槍拿刀，揮錘揮鋤，一滴汗一滴血都是為祖國而流，流在敵人的炮火與炸彈下，流在那最基礎最費力的地方。因此，反映戰鬥，離不了大眾；反映生產，離不了大眾；反過來，要教育，要推動，壓根兒就得熟悉大眾，顧全大眾，不僅要你接近大眾，而也要大眾有可能接近你。這樣，問題的意義在今天是最嚴重的，新文藝，應該而且也不能不是大眾的，大眾化的。這樣才合乎時代潮流，順乎革命趨勢。

由此得出第二個結論：這民主主義的文藝是科學的，是大眾的。

五、

新文藝要大眾化，那麼這種傾向是否會損害了文藝的藝術價值呢？應該大聲的回答：不！決不！牠有藝術價值，牠有革命的藝術價值。對於有閱者的藝術也許會損傷吧，那却不用管了！因

為牠是沒落的。

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革命少不了大眾。這是大眾的時代，所以大眾的事業就是真理，而服務革命的文藝自然要大眾化了，革命的時代，大眾的真、善、美就是革命的真、善、美，新的革命的藝術應該如此。這樣去把握問題，才會正確；把真理與藝術分拆，把藝術與大眾隔離而從現實與革命游離開去，這是倒退的做法，這是有聞者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只能在象牙之塔內迴旋，不能成為革命的藝術觀，不能也不應成為民族解放的文藝路線。

大眾化的第一步是通俗，是樸實，是與大眾和拍，但牠是發展的，向上的，牠需要不斷的創造和進步，走向藝術的深遠。但問題並非降低而後還原，而是按部就班的新過程，發展的新階段。

那麼意思是否先就該全盤通俗化呢？問題不如此簡單。因為今天中國還存在各種不同的階層，社會生活包含着若干複雜的種別，而文化程度不平衡也是明顯的事實，這使文藝的對象和任務不能單純，因此應該保留較高級的形態。在總的方向說來，是要大眾化，但要把文藝的質的提高和普遍分別而又聯繫着，要把教育幹部與水準較低的羣衆區別而又統一起來。這就是今天的策略，誰不懂得這道理，誰就會是民衆阿斗論者。

大眾化的前途是光明的，牠將發展到大眾的藝術化和藝術大眾化的統一，新文藝將獲得新的領域，高級的水準，要成為新新

新文藝大眾化不能了解為全盤通俗化的。

和大眾化同等重要的，便是民族形式問題。牠的意義是用一個民族所感到親切喜見的氣派來表達主題，這就是民族的形式。牠和大眾化是密切聯繫的。

民族形式是民族生活中提煉出來的，但非民族習常的；能表
↓下接二〇頁下欄↓

婦女是否應該走出家庭

關於婦女問題，本刊很少談及，茲接于冰君「談婦女」一文，係對在昆明出版之「戰國策」上所載的尹及君之「談男女」一文的商榷（尹君原文亦轉錄於後）。編者詳閱之後，認為有共同公諸於世的必要。改題為「婦女是否應該走出家庭？至希引起一翻熱烈的討論。時值 蔣夫人號召婦女參加抗戰之際，這種論爭不是無意義的吧！ 編者

「談婦女」

于冰

兩星期以前，在書店里偶而翻到第十一期戰國策中尹及君先生「談男女」的大文，匆匆一過，使我吃驚尹先生的女性觀，竟這樣的和德國的希特勒相同！在現今，希特勒的不可一世的氣概，自然值得頌讚「力」的尹先生所膜拜，但竟想將希特勒主義「變相」的全盤照搬到今日的中國來，希特勒的魔力，不可謂不太大了。過了兩天，想買一本來仔細拜讀那篇大文一下，然而戰國策的銷路竟非常的快，書店里已沒有了，幸好在那雜誌的總經理處買到了一本，於是於拜讀之下，寫了這末一篇小文，算是介紹，亦名之曰「談男女」云，當然，我非教授或學者，說不出什麼，倒是要請尹及先生原諒的。

男女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是不是平等呢？我們翻一下中外古今的歷史就知道了。就中國說，「出外從夫」的古訓明明白白的在禮教上規定女之於男的從屬關係。在整個有文字的人類史上，塗滿了一厚層的這一種從屬關係的斑斑血跡。這是男的吃女的血跡。然而，我們的尹先生却「客觀」得很，（而且是個大發明！）他會從生物學的觀點上來證明男女從來就是平等的。據說，這個生物學上的平等表現在性的關係上。「性的平等是自然的，住定的，生物的」云。乖乖！這一種「不容否認的真理」，真使我們對這位作者失敬得很，他原來是這末一位大學問家。這位作者還如此的下了闡釋：

在性的親密上，男女二性，不能有上下，優劣，高低之分，不然就會失却性的作用。性的作用，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才能發揮盡致；在性的行為上，男女相遇絕對是「平等者」的相遇，在那親密的剎那間，絕無貧富，智愚，貴賤，賢不肖，上司下屬之分，……最平等的時候是在那時，最快活的時候也在那時，（這一段文章里有兩個英文字，此地沒有照抄，原因一是免去麻煩，二則我們又不是教授或學者，何必掉洋文？——冰註）

要不是文章載在所謂學者主持的雜誌上，我們幾疑是性博士羅鏡生先生的大作。「性」的價值竟這樣的大，真是「性」之為用大矣哉！然而，我們笨，還有一問：不知在被日寇佔領的地區內，我們許多清白的女同胞，在其被日兵強迫奸淫的時候，這種「性的作用」是不是平等的？是不是也是「最平等」的時候是在那時，最快活的時候也在那時？如果「性的平等」是男女在社會關係上平等的證明，那末，推而廣之，國與國之間的平等，也應當從性的平等上入手，那末，日寇之淫污我女同胞，在我們既不必切齒，而在日寇是又得到了一個「中日親善」的新聞，則這位尹先生對於「安定東亞秩序」之功不亦偉哉！

我不知道這位作者的本意何在？倘使他是「男女平等」的擁護者，而不過是想從生物學的觀點上來證明，那末，我們倒還可以對他肅然起敬，倘使他的意思是想借科學的武器來說明男女已是平等的了，所以什麼婦女參政，婦女從軍，婦女自由職業，都是「

會本運末徒勞無功的運動」，「是相拒相爭相消」的，那我們就得抱歉之至，這位作者先生的意思不過是取消了女子在社會的地位而已。取消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為的什麼？答之曰：為的是使太太做男的玩具，作為男的發洩性的工具。有什麼別的？同樣使中國（不照這位作者的意見應當是世界）的一切女子，都做了性的奴隸。於是男性中心社會可以永存於天地之間，而世界上什麼亂子也就消滅於無形。所以，怪得漢朝對匈奴的辦法是和親，送去了一個無足輕重的女子給匈奴，於是「化干戈為婦女」，而天下太平。（我們這位尹先生太發明，原也不過是漢朝君臣的唾餘，可惜！）明朝的天下是斷送於吳三桂之引清兵入關，吳三桂之引清兵入關，則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的緣故，這不就是「大政治觀點」的意義？

我們不知道這位作者。竟好像連三民主義都不曾看過。三民主義中曾明白規定所謂平等，是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一律平等之謂。為什麼三民主義的首創者中山先生不再加上「生物上」的平等呢？倒不是中山先生之智不及這位作者，而是這位作者昧於事情，存心可怕。「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誰都該明白而了解的吧；那是社會的生活使人類脫離於猿人而進到如教授學者那樣有智識有學問的緣故。倘使沒有這一點，則先生們所侈談的「文化」才是「寒冷不毛的月球」。社會生活，就是人與人之間互相關係的生活，沒有這「之間」，則今天的所謂文明人也許只能茹毛飲血，食草衣皮的。而人與人之間既有了相互的關係，女性壓迫男性或男性壓迫女性之事怎會不出現於歷史，直至今天？這壓迫不是一「不平等」是什麼？儘管夫婦在床第之間是平等的，然而老爺打太太，或太太罵老爺這一種「壓迫」不也一樣存在麼？既存在了這一種不平等，則我們要求去掉不也是最合理不過的事麼？老爺另外有一個情婦，社會上對他是管不來的，倘使太太有了一位「情哥」，則「流言蜚語」。勢非逼得這位太太上吊不可，如果這位太太懦弱的話。社會上對男女兩性的看待何以會如此的不同？不就是學者們的主張在支配了社會的緣故麼？，果真如此，做太太者又何取

乎一霎那的「最快活的時候」的平等，而不要那「人為的平等」，永久的平等？難道做太太的只有性的本能，這一種「牛馬狗虫魚鳥獸」或蜘蛛孔雀所共有的本能？那做老爺的何必不就要一個蜘蛛（難道是怕這一種蜘蛛會於交尾後竟把老爺一口吞食了麼？）嗚呼，把女的從社會的關係中一脚踢出去，而只將一個「性」的圈子套住了她而美其名曰：平等。指着女性的鼻子說，「告訴你：你們女子就只配做性的奴隸，你們所要求的平等是假平等，只有乖乖的在床上聽我的話，才是你的真平等」。這就是我們性的崇拜主義。

為什麼尹先生發明這種性的崇拜主義呢？要解答還是照抄抄文：

人力之創造者，只有女人可擔任；她是自然界派定作這個工作的人，男子不能與她競爭。這個工作是她的光榮神聖之所在。

原來女子只是一架生殖的機器！然而據說這就是「她的光榮神聖之所在」，因為她生殖下來的人，是「力」，是「增進國家民族在大政治中爭鬥的力量」。可是我們的作者忘掉了生殖是兩性的事，如果將生殖之事，單歸功於女子，那做男子的未免覺得不平等。由於我們的尹先生將女子看成只是一架生殖的機器，所以，他就將女子的活動的範圍限定於家庭之內。為什麼？請看他的解釋：

因為在家里，女人的地位是為妻與母，為妻為母而做到「賢」與「良」，則女人的真正平等得到了。

說得多中聽！女子要求平等麼，就回到「家」里去，因為她在家里，不怕丈夫以不平等待她，「因為她常具有「性」的武器，可用以迫男子就範，他就範時，「平等」——生物的，真正的平等——就得到了」。但倘使我們的太太到了七八十歲的老太太的時候，不幸已失去了「性」的武器，不幸做老爺的還沒有毒終正寢，在這時候，假使丈夫不就範時，不知道我們的尹先生又將發明什麼一套「真理」？這時候，女子的「平等」——「生物的」，又將從

何處去獲得？記得聊齋（？）上有這麼一段故事：

某人主而索，且是武舉，功名中人。性淫，鄉里間的女子，姦好者難逃其淫威。某日，有一跳解女子來村，其人聞其美，即招之來家奏技，並以言挑之，其女欣然從之，惟曰：合歡之資須百金，某人固不以此百金為意也。喜諾之。及至入房，賣解女赤身覆臥，某人雖恃其力，百計翻女身而終不得，相持一夜，某人陽脫而死，此女持百金去。人以爲某人乃好色之報云。

像這個賣解的女子才是真正會運用其「性的武器」者，不但得到「平等」而已也。倘使做太太的也像平位賣解女士的作法，則做老爺豈不要像某武舉的嗚呼哀哉？像這樣的「家」，不知道老爺還羨慕否？

總之：男女生來是平等的，正如一切人生來都是平等的一樣，不過，男女之間所以存在了不平等，是因數千年來社會的關係發展，才使得人與人之間有不平等的現象。所以，女子倘要爭得和男子一樣的平等，非要在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一律平等不可。否則，女子被踢出社會的圈子之外，而馴順地等在男子所設定的「家」的圈子裏，供男子性慾發洩的工具；做一架生殖的機器，天下固可以太平，其如社會的進化何？

總之：我們在尹先生的大文里，我們看到了男性的自私，他總永遠建立成一個男性中心社會，正如希特勒企圖征服歐洲，可是歷史是無情的輪子，它將碾滅一切自私的主觀的妄想，而將人類推到一个真正自由，真正平等的社會里去。

末了，我還要勸告一下尹先生們：不要死硬的要將太太束縛在「家」里，如「太極圖」一樣，在平時固然可以得到太太的一切，連人格在內，可是當日寇進攻到雲南的時候，攜帶太太渡江爬山，困難是一，米珠薪桂也難以應付日益高漲的物價是二。「家」庭重擔，人人不是喊得怪可憐的麼？

「妻」乎，「家」乎？嗚呼，嗚呼！

十月三日於昆明

談婦女 (轉錄戰國策) 尹 及

「小狄的故事」(第九期)引起了些人對於婦女問題的興趣，從「讀者信箱」欄中，可知外間期望「戰國策」發表對婦女問題態度，至微且切。惟僕何人斯？乃敢於此有所喋喋！惟女性觀是社會哲學觀之一重要部份，茲僅中經有組織婦女部之意，姑就個人片斷想及的，以國民一份子資格拉雜為言如左。

(一)

我常常想，中國沒有盡量喚出女性的力量，猶如科學家尚未喚出原子裏面的力量一樣。力量是在裏面，所缺的是外面如何捉住牠，利用牠，發揮牠的一套。因為沒有這一套，中國兩性的力量往往不是相成而是相消，從國民家族觀點看來，結果是等於零！我又常想，一個文化試金石，不是飛機，不是大炮，不是電影，不是收音機，而是那文化產生出來的女性類型(Typo of woman)。以此來衡量文化之優劣高低，屢試不爽。中西文化之真正異同，時常多以物質工具為衡量尺度，實在應該看兩文化所產生之女性怎樣。因為文化的真諦在生活，(Life)生活的真諦在情感(Affections)情感的質和量，均隨那時那地那種的女性而不同。女性是現在與將來的生命運轉點(Pivot)這項責任只有她才能擔當，她盡責與否，關係那整個文化的生活；所以它可以作審量文化高下美醜的尺度。

譬如說，西歐資本主義社會與蘇俄社會主義的典型女性截然不同，這個不同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普通講來可以在兩種電影中意味出來。無論何人看過西歐式與美國的及蘇俄電影，都感覺其中表出的兩種女性顯示兩個世界的不同。大體說來，前者的女性較為「女性的」(Womanly)，後者則較為「男性的」(Manly)。若把我們中國的女性比起西歐美國，我們的又更較為「女性的」，以中國舊日之舊女性比近代之新女性，則前者又較後者為更「女性的」；這幾種文化顯然在「女性的」這點上，構成一可分上下的滑尺(Slide-rule)。

自從中國與西歐文物接觸之後，中國的女性自漸為過於「女

性的「阿思學學池們西方的姊妹，在各樣上都想與男性比賽而並駕齊驅。更加以蘇俄社會革命的影響，於是「男女平等」「婦女解放」之呼聲，日震塵上。凡男子所做之事，女子也要試試，彷彿如世界上有一事女子不能參加的，即為男女未獲平等之證。於是婦女參政，婦女從軍，婦女自由職業，婦女那樣的事，層出不窮，為的是欲求男女「平等」。

但男女「平等」已經是一件生物界的事實，不過普通人不大注意罷了。我們如縱眼觀察生物界中雌雄絕對「平等」，在牛馬貓狗虫魚鳥獸的世界裏，絕無男性壓迫女性的事，若有則只有女性欺負男性，如一種蜘蛛名「Tetragnatha」交尾後雌的竟把雄的一口吞食！普通講來，生物界裏，在性的要求上，雄的是可憐的一方，雌的不答應，他簡直沒有一點辦法，所以雄的非要千方打撿，百方引誘其雌，如雄孔雀之顯其美麗之尾，自然界似乎早就安排好：在「性的親密」上（Sexual Intimacies），男女二性，不能有上下，優劣，高低之分，不然就會空却性的作用。性的作用，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才能發揮盡致；在性的行為上，男女相遇絕對是「平等者」的相遇，在那親密的剎那間，絕無貧富、智愚、貴賤、賢不肖，上司下屬之分；雙方是生物界之一員，平等分擔延續生命的責任。最平等的時候是在那時，最快活的時候也在那時，所以有人類歷史以來，上自皇帝下及庶民，老爺都罵過太太，也被太太罵過，這相罵就是「平等」的表現。性的平等是自然的、穩定的、生物的（Biological）；其他種的平等是人為的、不自然的、強做的。

我以為男女的平等應建築在生物的平等（Broccal Equity）之上，因為只有這種平等才是相容（Mutually inclusive）相成（Mutually Complementary）相輔（Mutually assisting）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相拒（Mutually exclusive）相爭（Mutually Competitive）相消（Mutually canceling）的平等。前者是快樂之源，後者是痛苦之根。近代的女權運動，從這個觀點看來，是一個舍本逐末徒勞無功的運動，因為她所要求的是後一

種而不是前一種的平等。

從這個基本觀點我們又可以推得以下的論斷：即女人的真正位置是在「家」（Home）因為只有在「家」裏才能得到真的、生物的、長久的平等，在「家」外——譬如說，參政會——得到的平等是假的，人做的，暫時的。這種說法有好像開倒車，但我相信這個才是不容否認的真理。許多女人希求「家」外的平等，出去當參政員，女青年幹事，律師、醫生等，是因為她們沒有盡量利用家內的資源，未看清真正平等之所在，妄以為那邊的月，是一個好世界，誰知到了那裏，才知道月球上面的寒冷不毛，比地球還糟！假如女人的真正位置是在「家」裏，則從前中國「賢妻良母」的老套，未可厚非，因為在「家」裏，女人的地位是為妻為母，為妻為母而做到「賢」「良」，則女人的真正平等得到了。當她為妻為母時，不怕丈夫以不平等待她，因為她常具有「性」的武器，可以用以強迫男子就範，他就乾時，「平等」——生物的，真正的平等——就得到了。這就是為甚麼許多人都要聽太太的話，而要太太可以「垂簾聽政」的道理。世界上，最有效的訓詞是「懷裏詞」（Curtain Lecturer），最有力的狀告的「枕頭狀」！

(4)

再從大政治觀點看來，女人的真正地位也是在「家」裏。大政治的意義，是國與國的關係是力的單位與其他力的單位的明爭暗鬥，所以國內政治的安排決定於國外的政治情形與條件。力從甚麼地方來呢？一是人力（Man-power）二是兵力（Military Power）三是經濟力（Economic Power），而歸根於人力。古語曰：「有土此有財」；但「有人乃有土」，一片荒蕪之地，無人去發展牠，這只是荒蕪之地，不能成「財」。人力之創造者，只有女人可擔任；她是自然界 Nature 派定作這個工作的人，男子不能與她競爭。這個工作是她的光榮神聖的所在。

在過去，尤其在十九世紀所謂維多利亞時代 Victorian age，西方，的確把女人第一看作情人，第二才看作「賢妻良母」。「情哥」與「爸爸」的分，根源於此。但這種女性浪漫觀 Romantic

View, 即在西方也漸漸變樣。德國現在, 因應付大政治的需求, 提起所謂女人三民主義 - Kirch 禮拜堂, Kirche 廚房, Ki (Hof 孩子), 也就是「賢妻良母」的變相說法。意大利從前在詩人如但丁 Dante 著作 Raphael, Botticelli 感化之下, 把女人看作天人的, 現在慕索里尼統治之下, 把女性只有看作產育嬰孩的工具, 可見時代變了, 人們的女性觀也隨之而變。

中國從前是處在一個大一統而不是戰國相爭的局面, 社會統治的單位是大家庭而不是國家, 所以女人活動範圍也在這大家庭之內, 讀過紅樓夢的就可聯想到鳳姐之為人。以後吾國國際局面已變, 大家庭的統治單位, 恐將變成小家庭的統治單位, 那裏將側重夫妻的和恰與他們共同力量的發展。

從前美國有一個文豪名叫霍桑 Hawthorne 本來是一個海關的小職員, 有一天晚上免職後他垂頭喪氣回家, 告訴他的太太說他的飯碗破了, 他的太太色善而喜, 立刻說道: 「那麼你現在可以開始做作家了!」

「但」霍桑這樣說, 「在這未成名期間那裏來錢養活家人呢?」太太一手拉開袖, 顯出豐豐的金元, 那是這幾年來成心省下預備丈夫寫作時用的。後來霍桑成了文豪, 太太的功第一。惟有像霍桑太太的女人才配在家內得到真正的平等和幸福。

對男人的態度, 不是相消相爭相拒, 而是相成相輔。近來有些要「自由」「獨立」「個人職業」的女子, 根本就忘却她們的真正的自由是在丈夫的自由裏, 真正的個人職業是在婚姻裏。女人真正的幸福是看與同居的男人怎樣。

中國現正從大一統局面, 痛苦地、呻吟地、掙扎地、進變至戰國局面, 則將來一切的道義, 一切的信條, 一切的思想, 都將以他是否增進國、民族在大政治中爭鬥的力量為試金石。兩性的關係, 亦逃不了這個歷史的任命。

有時想起來, 道家把陰陽畫成一構成一個圓圈的两條大眼魚, 不是沒有道理。這兩條魚相成相輔, 不分上下高低, 而睜大眼睛同居在一圈子裏! 那裏才是真正自由, 真正平等, 真正生命!

↑上接新文藝動向

這和適合民族的特點風格的, 但非迎合習尚的。

民族形式的創造包括下列幾點:

(一) 承襲舊的, 民族的遺產。但走過去是現在的過去, 在不同的政治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文化不能機械應用, 甚或是完全再版; 牠只被吸收精華, 而在新文藝陣中再編成。

(二) 在過渡階段中, 民族遺產會在個別的場合被部分的利用。但這不是主流, 有人稱之為舊瓶新酒, 這在個人是不同意的; 首先形式跟內容不能分立, 一定的內容具備一定的形式, 不會是一種形式可以容納若干種內容而知舊瓶之可套換各色新酒者。封建社會遺流的形式可以利用, 但在整個文藝進程看來, 牠不是主導契機, 亦不是全體, 更不是永遠的形式。

(三) 外國文學精華也是民族形式的養料。民族間生活的差異, 更區別着應用上的不同處, 但并非鴻溝一條, 却是批判的吸收牠, 揚棄不適當的。

(四) 儘量向大眾學習。錄取豐富的語彙, 詞句, 記取生動的故事, 題材等等。

六、

新民主主義的內容, 民族的形式。這就是新文藝。

在他的成長過程中, 必然遭到若干苦難。在今天, 不是有人在攻擊抗戰建國的文藝為抗戰八股嗎? 貴難為「差不多」的嗎? 這一切只是清楚地說明了他們對歷史潮流中進步潮流的敵視。抗戰是艱苦的,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正以極大的犧牲換取着; 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定安強大; 這裏, 文藝應該是以時代的前鋒, 他應該促進和號召這一鬥爭, 他應該首先喚出路來。這一切, 有一個必須的先決條件: 認清革命的方向, 路線, 尋着革命的主流!

一九四〇·九·廿六夜

个上接三國同盟及日美日蘇關係與中國

點之一，也是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抗戰以來，蘇聯始終不作任何直接間接危害中國抗戰的行動，而源源將飛機、坦克、汽車、汽油及軍火等輸入中國。

然後，我們要問：那末蘇日是不是不可能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呢？這却又不是！因為根據蘇聯和平政策的第一二兩條，同時根據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長提摩威科的話，目前蘇聯還有加強實力，準備對付任何事變的必要，那末如果日本向蘇聯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要求，蘇聯當然沒有峻拒的必要，但同時，必然有二個前提：

(一) 確保蘇聯在遠東領土和權益的完整，這包括西伯利亞、濱海省、庫頁島、北冰洋的漁業權及外蒙邊境的安全。這也就是說，日蘇懸案必須獲得解決。

(二) 據華政策不因此變更。對於第二點，特別需要認識，這並不矛盾，因為在現階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睦隣修好和援助弱小民族解放，同是蘇聯和平政策原則之一。

同時需要認識的，蘇聯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和與德國當時情形不同，蘇德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前夜，正當英法蘇談判不成，英法可能對德國再作重大讓步，以鼓勵德國東進，所以在那時，蘇聯之對德訂約，是為了要解散反蘇聯合陣綫，是主動的，但在今日遠東，英美的地位是由於縱容日寇侵華而削弱了，而三年來的消耗戰爭更使日本千瘡百孔，這種情形是蘇聯所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蘇聯對於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態度只是等待的，被動的。

因此，請問蘇聯更有什麼必要要在互不侵犯範圍之外停止援華，來改變它向全世界人民大眾公言的國策？

三國同盟後，我當局詢問蘇聯當局今後蘇聯的動向，得到的回答是：「蘇聯決不出賣中國」，最近蘇聯塔斯社又否認停止援華，這都是明證。

論感覺力及其運用方法

吳盡我

一、感覺的重要性

在人類想像、思維、和行動上，「感覺」總站在最前面。在思維等沒有發生時，「感覺」即已或隱或顯的存在。「感覺」是非常重要的，它影響思維和行動的程度很高。現分兩點論之：(一) 怎樣健全「感覺」？(二) 怎樣抓住及運用「感覺」？

二、怎樣健全「感覺」？

關於這，第一步要使「感覺」離開任何毛病，使它既不遲鈍，又不過分敏銳，既非未經知識與「或」經驗陶冶的粗淺物，亦非受某種傷害而成爲不自然的歪曲的感覺；且須養成一種不爲成見等等所圍限的感覺力。

要具有這種感覺力，首先需要健康的常態的身體與頭腦。其次就要加以訓練——知識、能力、經驗等等方面的修養和訓練；使之從原始的低級的簡單的感覺力變成複雜的高級的感覺力。而所謂訓練，有自然的和人工的二種，後者雖較前者複雜，但二者均以經驗爲重。而自然的訓練，差不多純粹是獲得經驗的過程。總之，感覺經過訓練，會成爲更能抓住客觀真相的利器。

這就是健全「感覺」的重要方法。獲得健全感覺力雖不容易，但如能本此做去，「感覺」必日益趨於健全。

健全的感覺力，不麻木遲鈍，亦不過敏過疑。感覺力像一棵禾草，它有兩個最大的害虫，一個是麻木遲鈍，另一個是過敏過疑。有這二害虫，這禾草自然不能健全了。關於麻木遲鈍與過敏，普通均甚注重，但過疑的害處亦大。因爲無論對何項事物發生感覺，如疑慮過多，必將最初所感印象模糊起來。過疑，主要是神經衰弱或其他毛病的結果。所以我在上面說，要感覺健全，首需身腦健康。

有健全常態的感覺力，則於任何事物都能作靈敏而正確的感應。此種感覺力，不僅爲正確認識（認識一切真相）之先導，且爲時時地地待人接物，處理事件，解決問題之指針。在處理事件



假定希特勒在歐洲勝利

遠東會有什麼變化？

王仁忱譯

許多政治學者，經濟學者，新聞記者和論評家都費盡腦汁想預測歐洲戰局的發展，以及與世界其他部份之關係。各式各樣的預言家都出現了，他們之中大多數都臆測：歐戰或者是不分勝負，不然就是希特勒最終失敗。

在最銳利的觀察家的心目中，戰爭的結果究竟如何尚在考慮着，但是，目前德國是處在優勢的地位，倘若戰事於茲結束了，不管世界政治家們願意與否，必定要把這樣事實計算在內的。這樣就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問題：假定希特勒勝利了，還要有什麼變化？並且特別希特勒的勝利給遠東影響如何？

三個主要列強相見了，這三個列強就是美國，蘇聯和日本。意大利已經與勝利的希特勒站在一條陣線上，他必定的在各方面都要聽從柏林的意見。假定意大利再敢實行獨立政策，他將隨時受到德國南向的威脅。在三個列強之中，蘇聯是最能給德國以打擊的。他現在有很長的國防綫，從波羅的海到黑海，整個的蘇聯都與德國領土相接壤，並且蘇聯有與德國同樣最強的陸空軍的軍事裝備，很明顯地，蘇聯較美日兩國是處在優勢的戰略地位的。德國的戰艦在海洋上僅能應付一個國家而力量顯嫌不足的，當然不能同時應付日美兩國。雖然德國對日美，都威征封成功了，但是德國要在海洋上與世界上兩大海軍國交戰，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不過現在大家還在猜想德國能以保護他的長遠的海岸線。

最終德國與日本的衝突似乎亦有很多的可能性，不過目前聯這點還遠。但這不是對希特勒的任何錯覺，回顧過去廿年來，希特勒繼續不斷的冒險行動和他所達到的成功，就夠了，但連不能以德國攻擊力量乾涸或者說希特勒野心達到滿足點來說明。相反地，希特勒主義是一種不怕軟的力量，他的侵略只有遇到強者的抗拒才能停止。今天，希特勒的野心又遠遠地超過一年以前所希望的限度，並且假定他戰勝了大英帝國，他一定抱着征服世界的願望，進入拿破崙的夢境。

如何與德國談判和簽訂某種條約，這個問題倒是不簡單。希特勒是慣於廢約的。他認為條約對他有利時，他就簽訂條約；當着他認為廢約對他有利時，他就毫不猶豫地把他親筆簽的字撕毀。這已經由過去的經驗中證明了，並且希望他將來會改變，那定

沒有用的。假定這次戰爭希特勒勝利，認為這次戰爭就是最後一次戰爭，這種希望是很小的。相反地，他又要「和平的」進佔澳大利亞，捷克斯拉夫和費米爾地方了。同時正如波蘭事件，假如他所侵略的地方向他封鎖時，他就毫不猶豫地走向戰爭。

法國的失敗結束了希特勒底大陸上的鬥爭。於是在巴爾幹又開始了活動並且可能與蘇聯舉行新的談判。現在希特勒已經進入了海上作戰的階段而他在陸上擊敗大英帝國的計劃已經不是錯覺。歐陸上的勝利在今天可以得到倫敦在條約上承認。但是希特勒是決定了繼續作戰和擊敗英國，因為他要在海上擴充領土。設若問關於目前的舉動，希特勒來自然地會否認一切。這恰如過去他否認領土擴張的野心。希特勒或者還說他僅是要恢復德國舊殖民地地再加一些整理而已。但是他所認為歸還舊有殖民地，那正是他第一步建立一個實在的殖民帝國。沒有一個對納粹德國有認識的人會想到，假定柏林羅馬勝利這次戰爭的結局意大利取得的殖民地要比德國大而好些。

德國納粹主義的殖民地理想集中在南半球。他的第一步注意點是非洲的中部。喀麥隆，坦干伊卡與西南非洲之歸還柏林，在今天都難滿足柏林的要求。德國已經取得了比利時和法蘭西，那就易於看到比屬剛果之讓渡德國，同樣法屬赤道非洲也有讓渡的可能性。這樣就與德國原有殖民地接連起來，並且形成一個從大西洋到印度洋強而有力的德屬非洲，因而德國可以支配南非洲的沙哈拉沙漠。這樣德國就能與意大利和佛朗哥的西班牙結連一起實行對拉丁美洲的威脅。同時經過南美和由非洲經過印度洋，德國就可插足太平洋，從而擴展到全世界。這一切，在今天還不過是德國殖民地擴充者的夢想，但到明天，這一切就成了德國正式的步調，而到後天就成爲現實。

怎樣達到上述所說的一切，就要看德國在這次戰爭中所得勝利範圍的大小而定——這就是說，假定德國完全勝利的話。比較能決定希特勒勝利和達大目的的就是他的要求。假定他不能擊敗大英帝國，他就只能拘限於歐陸一隅。假定他不能殺「布列

顛聯」他就不能達到統治世界的最終目的。希望他對自己的約束一下，或者停止侵略，這都是幼稚的想法。他能夠取得什麼他就去取得。在今天，他還未達到最後的結論，但是他是準備與大英帝國戰爭，一直到大英帝國的瓦解。他把所有的東西都歸屬這一直接目的。他的遠東政策也不是一個固定的，而今天，恰成爲他的許多步驟之一，幫助他戰勝大英帝國。

在目前，德國有明顯的理由，鼓勵日本去壓迫英國，假定日本還不能對英國實際作戰的話。德國人從不實際同情日本對中國的政策，因爲這種政策不能使德國外交勝利。四年以前，柏林努力倡導中日集團，直接反對蘇聯和英法，而以後這三個國家結成一個陣營反對希特勒主義了。後來德國並不歡迎日本侵華戰爭和並未分享有英國所希望的兩國共同的衰弱，因爲由於平行外交，連中國帶日本都未做德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在過去三年中，德國一再嘗試，勸誘日本對中國願望減低並且在重慶與東京之間進行和平的斡旋。這一些努力都沒有成功，現在德國又努力勸誘日本在侵華戰爭未結束以前實行南進政策。

自然地，柏林並不高興看到日本干涉法屬越南的行政。日本這樣的行動，在德國人的眼中，與重大掠奪沒有什麼不同。德國擊敗法國，一點未得到日本的幫助而現在日本竟想分享法國的一杯羹，而這杯勝利之羹是德國單獨做成而歸自己使用的，所以日本這一企圖是與德國軍事當局願望的。容許日本不經耕耘而分享收穫這樣便宜事不是德國所願望的。德國要保存這部份利益，做爲誘日本去實際威脅大英帝國的工具，假定日本還不能成爲英國的交戰國。

假定希特勒來取復戰爭的勝利，遠東會有什麼變化這一問題，在德國人的眼中，完全要看英德戰爭未結束以前日本的動向如何？德國要求日本分擔危險爲了分享大英帝國的利益；假定日本拒絕擔負危險，德國就不願意分給日本一杯勝利之羹。德國的外交政策在東京日本米內內閣中與所有站在「等待與看看」的日本政界中鬥爭，而日本的「等待與看看」的外交政策就是參加勝利的德

當我六月十日早上到街上去的時候，整個的巴黎已經不能認識了。鐵門已經完全緊閉起來，維尼狄的百葉窗和窗扉都拉下來了，而各商店前邊堆起來防禦的沙包像兩個合閉的屍尸的眼睛在靜止着。所有的交通都向着一個方向移動：向着西面城邊移動。在這一條交通線上，有各式的車輛：最新式的自動車，小汽車，競賽的汽車，為了旅行鄉間的旅行車，破舊的載重汽車，公共汽車，運貨汽車以及在車身旁邊繪着雄鷄圖的，或在車頂上站着橡皮人的廣告車。

就這樣地接連不斷的許多小時，整天整夜地，直到三天三夜才完了；有千百輛

當巴黎淪陷的時候

愛倫 倫 著
忱 譯

本句是全文的結尾。這是一篇在淪陷的巴黎寫的。作者愛倫，是巴黎人。他在那裏呆了三天。他寫了這一篇。這是一篇在淪陷的巴黎寫的。作者愛倫，是巴黎人。他在那裏呆了三天。他寫了這一篇。這是一篇在淪陷的巴黎寫的。作者愛倫，是巴黎人。他在那裏呆了三天。他寫了這一篇。

汽車離開了巴黎城，這些車輛進行得很慢，走走又停停，一天二十四小時也走不了二、三十里路。聰明的司機把車子向鄉間的小路開去，可是在小路上已有千百輛車輛擁擠着。

全城在騷動着

在六月十日這天，火車仍然照常開駛着；但是沒有一個人想到去買票，潮水一般地就把車箱裝滿了。警察在車站上也沒法維持秩序。在六月十一日那天，只有很少幾列車開出巴黎了，有千百萬羣衆在里昂高爾里亞和蒙特巴尼斯火車站的外邊露宿着，他們在那裏等了兩天，三天。

六月十日晚上，巴黎降了黑霧：汽油庫起火了，空氣在空息着。活像漆黑的夜一樣。避難的人們在行進着。

政府保持着鎮靜，大家都不知道政府在什麼地方。六月十一日，最後一次巴黎晚報出版了。一個樂觀主義者在報紙的正面上印了一支狗在賽因河洗澡的照片。標題上說：「巴黎永久是巴黎」（這是馬力斯，奇維萊的舊歌）。同時，就在頃刻之間，巴黎與昨天的巴黎不同了。

在六月十一日，自行車緊接着如一條河帶似的排列着的汽車後面：騎着自行車的是年青的和年老的，背上還帶着皮包和揀着孩子。在晚上的時候，人們就開始從步前進了。起先，他們就推着嬰兒車，手拉車和裝滿了老年人，小孩子，狗和包裹的單輪車。到第二天，他們就把車子丟開

了，臂上揀着孩子，把行囊也拋在後邊了。在六月十四日，當着德國兵從北邊開進城來的時候，我看到幾個死去的老年人和向着奧爾良港蹣跚地走着的幾個病人。

城裏沒有負責當局了，報紙停刊了。從空中傳來教會的前後矛盾的禱語（一會叫人們離開巴黎，一會又叫人們不要離開）和古典的樂歌。當着婦人臂上攜帶嬰孩疲倦倒在野外的路上時，不知什麼原因，靠椅及食廚都從各官署中用汽車運走了。

當着巴黎城撤空一半的時候，在每家門牆上出現了小傳單，說明（是對孤獨的老太太說明呢？是對丟下的狗馬說明呢？）巴黎已經成為「開放的城市」。在最後一分鐘，鄧之將軍被委為這座守的京城底軍事長官。他就留下的老太太們演說：「懇切地要求這些留在巴黎的人們，千萬不要對德國軍隊表示惡感」。

在六月十三日的黃昏，汽油庫又起火了，黑烟籠罩着巴黎城。拉吸物拋滿了放棄的街道，所有的門都關了，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仍留在城裏。在六月十四日的清晨，德國軍隊的先遣部隊進入了巴黎城。他們走過了 Arc de Triomphe，轉向南門去。他們是走入了一座空城，並且有一些士兵驚奇地問道：「這是巴黎城嗎？……」

正當這個時候，巴黎正在向羅亞爾行進的道路中。封騰布羅，伊太木卑斯，奧爾良與金因等各城市都已入山人海了。

行人車馬都不能通過了。在這幾天，德國的飛機不斷的轟炸金因，伊太木卑斯，並用機槍掃射各公路，所以，逃難的人們都是匍匐而行，期待尋溝洞來隱避，在路上沒有吃的東西，也沒有水喝。有幾個城市，難民們都是強制地闖進了商店裏去的。

這些難民都是六月十一日以前離開巴黎的，向着南邊逃。徒步的或坐車的，是絡繹不絕地向前邊進，但誰也不知道德國軍隊是否就在前邊。到達了羅亞爾河，有的人們跳進水中並且游泳橫渡過去了（所有的橋樑都早經毀壞了），而在河的對岸，却已經有了德國兵。保衛巴黎到最後的部隊已經零散了。看到前邊進行的德國兵，後邊是千百萬的婦女和兒童以及被長官所丟棄的散兵。有的車子壞了，有的沒有汽油了，於是人們便丟了車子，徒步繼續他們的逃難旅程。

作為心臟與腦髓的巴黎

這次未經過鬥爭，巴黎即失敗了，失去巴黎，再想繼續保衛法國，那是困難的。我覺到不是戰略上的困難，而是心理上的困難。因為法國的巴黎超過了作為國都的價值；巴黎是腦髓，是心臟，是法國最中心的骨幹，無論如何當時法國還有一部份軍隊未被包圍，馬其諾防線尚可保持，法艦隊尚未被擊破，海外殖民地還未受損失，敘利亞及其殖民地的法軍尚能完全保持；以及當時在政府中還有一些人不同意無條件的屈服。

六月十四，十六兩天，雷諾對邱吉爾說：「法國的投降是不得已的」。邱吉爾尚主張，法國海軍務須「集中」。在這內幕後邊，雷諾的知友鮑得恩就開始準備走進了厄運的內閣的寶座。

政府改組與搬遷

在六月十六日的晚上，預先組成的和由巴黎退出來的第二號政府就開始統治法蘭西了。沒有經過政變，沒有經過人民投票選舉，而新政府就組成了。是一個十足的逃難政府，宿營在另一個地方。

新政府的領袖是貝當上將，而這種選擇不是偶然的。每個人都能記得在攻擊西班牙共和國時的貝當名字。同樣，也許有人記得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貝當不隱蔽他被法國之同盟國的厭棄，大的資本家們亦認為把國內政治委託給貝當是十分安全的；將軍的政綱是非常簡單的，「恭維你的上帝與你的主」。

最後，大家都認為貝當是「凡爾登的勇敢保護者」，並且需要他給人家裝起門面，作一次欺騙的煙幕。凡爾登的保衛戰，正是一個投降白旗的偽裝；並且為了這一偽裝的目的，這位老將軍，竟後盡魚穴中取出來華麗的服裝，穿在身上。

凡爾登政府第一步的軍事功蹟，就是要求貝當的老友，佛朗哥，的住法大使萊庫爾里卡，在六月十七日，法政府已經決定了投降並且請求西班牙大使作中間人。德國軍隊繼續着南進。很快地又佔領

了布魯塔涅，並且從賓香又進到第戎，因而到達了瑞士邊境，於是突破了法軍仍在守着的馬其諾防線。在六月廿日，德軍佔領了里昂。里昂的主教，大十字團的代表與商會主席向住民要求「萬不要對德軍表示惡意」。

城市，一個連着一個都「開放」了。這樣仍不要緊，而整個國家都「開放」了。突然間，人們就不能蹲在這「開放」的城市了。有一千萬以上的難民都飄流在法國中南部的高速公路上。

到處還有小的部隊對於前進的敵軍表示抵抗。吐爾城的市長，組織起來，保衛他的城市，竟能支持了三天。蘇莫爾的戰役是地方騎兵學校學生起來抵抗的。許多次的戰爭都在靠近瑞士邊境與阿拉斯地方在德軍接近馬其諾防線時發生的。這裏有許多次，真富有深刻的戲劇意味。

政府是在波爾多，叫作「波爾多政府」，在一個從來沒有讀過 Giriboyedoye 的人，聽了這個讀音，也是覺到滑稽。在波爾多被炸以後，這個城市的市長馬爾庫特，勸他的老朋友萊佛魯，波麻里第和佛那斯射得趕快搬家。馬爾庫特也就走了，貼起封條來宣佈，這也是「開放的城市」。同時在無線電上廣播法政府不願使波爾多遭受危險，而遷出這個城市（正在第二天，政府又鄭重否認這一聲明），慌亂開始了。難民就從波爾多向南湧，向着西班牙的邊界走去。在這裏歷史又重復了一次教訓

：西班牙是用鐵絲網阻法蘭西的難民。當着德軍到達波爾多時，「勇敢的凡爾登的保護者」要求德軍司令，暫不要佔領這個城市。等到休戰條約簽定的時候，得到了德軍的許諾，政府就把這種消息公佈出來，而難民們立刻地就向波爾多湧來。政府築起警備線，不許他們進來，同時，很快地一個人都不許進波爾多城：這個城僅是為少數人安全的。

幕後的人物

人們對在貝當後幕的法國政界底忙亂是十分熟悉的：潘爾，賴法爾，曾作過窮律師，他也曾發表過極革命的演說，後來當過國會總理，真正的一個大產業主義商人資本家，一個高貴的人物；鮑多恩與波馬萊，兩個金融界的巨子；魏剛將軍，他決定犧牲魏剛防線，來保護法國二百個產業大王；佛朗哥的朋友兼大十字團的首領伊拜尼蓋利。所有這些紳士們都在平均的活動着。

人們都保持着一種愁悶的鎮靜。他們都不能確乎知道究竟如何變化。他們流浪在路途途中，進入空無所有的店房，他們的時間都在地下室中空空地過去，他們不斷的出怨言：「叛逆……叛逆……」在波爾多的政府是在恐嚇人民。它已經忘記了道義的軍隊，只是想念着憲兵。現在的一「十字軍」已經不保衛法蘭西，而是保衛他們自己，同時，對於保衛自己，他們倒是真實的熱心家。伊拜尼蓋利對退伍軍人的

大十字團的團員坦白地說：「敗兵是擾亂後方的種子，你們大十字團員應當協助政府肅清」。

波爾多的主教允許為那些「遭受苦難」的人們赦罪，而上帝的無窮的憤怒對那些在天神保護之下逃跑的人們。警察長幾羅得顯然不是不同意教會當局的話，命令把自動手槍都交給憲兵。馬賽的警察長禁止人民在街頭談論國事。這些紳士們實在有些神經過敏得可笑了。

政府不同意釋放反對派。汽艇和小船以及輪船都不准離開波爾多。飛行的汽油在消耗着，禁止駕駛員再犯飛機開到被禁止的國家去。

幾天過去了。在康邊，法國的代表去簽訂休戰條約，以後又把這條約帶到羅馬，此時尚未得到休戰。

外交部長經過波爾多的街頭巷尾，可以聽到工人，碼頭工人及士兵們對於墮落的政府不高興的表態，他即宣稱：政府要簽訂停戰條約，只是在「光榮的」三個字之下。

民意的反響

賴伐爾召集他所有的代表和元老議員。八百個人中有八十個出席表示信任賴伐爾的。報紙上載着這是「民意」的反映。鮑得恩作了另一種說明：英國人在各方面是應該受責難的。宣傳部長赫洛瓦斯特，他是棉織業大王「巴黎晚報」的主筆也說：一切的罪過都歸咎於曼戴爾。「太木斯報」

寫着：「沒有希望的鬥爭，自然比不平等還好些，但是現在我們的光榮得到了」。在「凡蓋羅」報上，副刊編輯更要流暢地說明他自己：「生命的精神要透過物質的存」。

在六月廿三日印度支那橡皮公司要丁吐與吐古達股票在波爾多交易所中飛漲了。在六月廿四日與意大利簽訂停戰協定，在康邊與德國簽的休戰條約於茲發生效力了。貝當政府在廿五日宣佈該日為「國哀節」。而報紙上解釋是對法國的降亡將士悲哀而不是對法蘭西。而貝當自己，各部部長及證券經紀人都是進教堂去祈禱。婦女們在舞台狂呼着「法蘭西萬歲！」貝當萬歲！」整個的法國在沉默着，但是貝當將軍做了一個最有禮貌的鞠躬。雷諾一樣地是在安靈樂中……

他們的活動過去了，各部長們就負起來他的荷担：波爾多是包括在佔領區內的。六月廿七日德軍佔領了波爾多，法政府還未及時撤退。在政府離開波爾多前夕，貝當用無線電向法人廣播，這是他最後一次的講演說，因為在停戰條約上所規定的所有的法國無線電台都沉默起來。這次貝當沒有談到「光榮」二字，他很坦白地又似諷刺地說：「不，我依靠國家」，「要依靠你們自己，你們的後代，把你們的後代教養起來代替你們」。

這位老將軍只能對被絞殺的寡婦孤兒，受傷戰士及在逃難中失去孩子的人們說

：「不要依靠國家」

緊張的情形在恐怖的失敗中結束了。國家曾要求人民流血的五月，而今天，在六月却用繩子拒絕他們了。若不是無罪的流血和偉大人民的苦難，我們可以說完全是哀鴻一幕不值錢的笑劇。

二九，一一，一五。譯自莫斯科新聞

↑上接「假定希特勒在歐洲勝利遠東會有什麼變化？」

國陣線不要遲了，若是看德國失敗，就要趕快的離開。而德國不一定能夠單獨戰勝英國，於是德國就促使日本改組戰時內閣，以另外的極進份子來代替，可以直接壓迫遠東的英屬地。德給予日本為報酬的就是亞洲東南部豐富的殖民地。關於爪哇或沙麻拉可能有些保留條件，因為這些地方德國也希望能夠得到一些食糧的供給，或者共同管理荷屬印度。假使日本還是不動和等待希特勒戰勝英國，一個勝利的德國對於日本領土擴充的要求就要裝耳聾，聽不着的樣子，並且佈置一條和平道路，那就是使英國，荷屬印度與法國有力量防衛他們的海外屬地，而德國並不加以干涉。

在這種情形下，設定希特勒取得戰爭的勝利，就不可能預知這裏會有什麼變化。作者僅能指出既使德國勝利的狀況。德國人自己還沒有決定他們意志。當着他們能夠作到這一步時，那就要按照勝利範圍的大小與情況，或者他們能夠實現他們征服世界的計劃，但是德國今天還沒有得到最後的勝利，他現在有一半取勝的機會，還有一半失敗的機會，倘要最後一次仗打敗了，以前所有勝利亦都幻滅了。這就是東京權威方面所觀察的，這也就是日本不願意公開地與德國站在一起和共享勝利之原因，因為德國尚未除去失敗的危險。

(譯自密勒氏評論報七月號編者通訊)

林主席在總理誕辰報告兩要點：

我們認識對日抗戰是國父完成國民革命的一個重要過程，國父倡導國民革命目的在求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這獨立自由平等的解釋，就是一天不能停止我們對革命努力，假使我們一天沒有達到這個目的，就一天不能停止我們對革命努力，我們承認日本是東亞的強國，地理上也和我們中國最接近，應該他對我們所抱的革命目的也最清楚，要進一步來幫助我們，可是事實上適得其反，日本帝國主義者始終不願有一個獨立自由的強盛的中國與他共存共榮，他不但幫助我們革命，反而妒忌我們革命，破壞我們革命，甚至直接用武力打擊我們革命，這種侵略事實，多到不可勝計，諸位想必清楚，今天也不必再說，可是我們革命行動，難道因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妒忌破壞打擊就停止了嗎？凡是每一個真正黃帝子孫，國父的信從，決不能忍耐這種恥辱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從製造「九一八」以及「七七」事變以來，他一向的武力使華對心已經暴露無餘，我們如果不起來抗戰，那末國父昭示我們的國民革命目的，便永遠沒有實現的希望，所以對日抗戰是我們國民革命過程中整個的一環，決不是兩件分離機關的事情，這是我們今天紀念國父誕辰應當提起大家注意的第二點。我們要擁護國策，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抗戰建國是我們今日至高無上的國策。自從前年本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了這個國策之後，全國人民早已一致認識，一致擁護的了，不料後來竟有少數無恥奸徒，自己失去了對革命的立場，失去了抗戰的信心，不承認國父所主張的大亞細亞主義和平奮鬥救中國的話，牽強附會，當作護符，甘願出賣祖國，做人家牛馬，他們不知道國父所主張的大亞細亞主義是平面的，不是立體的，凡是亞洲各國一律平等相待，互和尊重，決不是仰人鼻息，甘做附庸的卑劣思想可比。至於和平奮鬥救中國乃是和平不忘奮鬥的意思，也只有奮鬥中求到的和平才是獨立自由平等的和平，英奸們忘却奮鬥，只求和平，這種自己不用力量得來的和平，一定是屈辱的和平，奴隸的和平。現在敵人因為武力侵華打了三年多，戰爭還絲毫沒有辦法，便異想天開假造種種和平謠言，來動搖我們人心，那裏知道我們國策早經決定，敵人的造謠手段沒有不被我們鐵一般的事實擊破的。

中國的煙草工業

譯 文
Gohn Ahlers

無數的中國人每年消耗無數的紙煙；煙草工業和貿易近幾年來在中國總是一筆大的生意，煙草工業雖比不得上海的龐大棉紗紡織工業，但它在當地的各種工業中算是特別發達的了，中國的煙草工業一向集中在這裏——上海，但是這種集中在今日尤為龐大，據目前專家的估計，認為現在上海的紙煙產量佔中國的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所餘之數多在滄陷區，自由中國的煙草工業真是小得不值一提的。

從煙草業專家的眼光看來，中國是個實地吸吸淡巴菰的國家，雪茄煙、碎煙葉、煙餅，和草煙的消耗都是有限得很，只有在吸淡巴菰的範圍裏差不多四萬萬個有怪癖的中國顧客的比重容易較在其他別樣貿易中感覺得到，整個中國到處都吸紙煙，那怕老遠的邊陲如青海西康，遊客也定會處處看見上海出產的紙煙，每每只有這一種現代工業的產品得達那些邊陲，煙草的生意在中國，以容量來說，比其他一切大的國家都好些，有一兩種流行的上海紙煙，其銷路之廣，超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種紙煙。

中國所銷售的紙煙多半是在本國製造的，一切價格低廉的老牌香煙都是國貨，所用的材料也是出產于本土的，在上海進口的紙煙，多是價錢較貴的英美船來品，而自由中國則運進某些價高的香港出產的紙煙，這種進口貨的總數，在今年頭四個月份合計共有紙煙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枝，價值六一五、〇一九海關金兩，超出往年同一時期中的數量和價值的百分之三十，然而這些船來的淡巴菰，比起繼續輸入的那批價值四、九〇〇、〇〇〇金兩的一萬三千六百噸紙煙原料來說，委實似乎甚小了，船來的

煙葉依然還是美國貨居多（在統計的四個月中，價值三、九〇〇、〇〇〇金兩），從英屬印度船來的煙葉（五十萬金兩），從日本來的（三十萬金兩），都是無法比得上的，這些煙葉有百分之八十五從上海進口。

去年外國煙葉輸進中國的數目比往日和平的年頭大三倍，只要中日戰事繼續下去，這個進口數目實沒有絲毫減低的現象，理由是由中國主要的煙葉出產區已經是在作戰場，又因為戰爭的斷或減少，因此上海的煙草交易變成供不應求，過去兩年中供給上海煙草工廠的煙草產量多半是山東貨，這種山東煙葉的供給繼續與國外船來的淡巴菰的數量取得相等的對比。

外國的煙草商人在廿年前介紹和鼓勵中國現代煙草工業的發展，美國的淡巴菰種子輸進來後分發給三個最合宜省份的農夫，他們曾經好好地學習過怎樣培植這些香子，所謂最合宜的三個省份就是山東、河南和安徽，大體上說來，這種栽植還算滿意，在中日戰事發生前，中等和次一級的煙葉的產量，足夠中國煙草工業所需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在戰前，只有李作參雜用途的貴昂的上等外國淡巴菰才買進來而已，而這種船來品差不多全是美國貨。

三年來的戰事瓦解了和轉變了河南和安徽的農業狀況，使得那兒再沒有煙葉的固定產量，有些栽植煙草的區域已經滅絕居民或是變作荒蕪之地，其餘的地區的多數農夫也不再栽植煙草而培植穀類和雜糧了，這種耕作的改變在仍屬中國統治的游擊區裏頭是有系統地就被鼓勵着，而在滄陷區裏面的中國農夫因為主要產物

的合法利益被榨取得那樣頻繁，因為他們願將目前主要所需的糧食播種在遼東的郊野，只有日本使佔的山東的情形較佳，在戰前山東已經是中國主要的出產煙草中心地，話雖如此，因為日本人在那裏的加重剝削，所以影響到煙草農和煙草商都非常之壞。

日本人剝削煙草利潤的方法有好些花樣，日本的大商號和私人企業家把他們自己當做中國的煙草農和那些代表煙草工業的商家的中間人，他們並且在做煙草生意時必定用偽聯合準備銀行的鈔票，這樣一來，因為貨幣價格的漲落，日本人必獲厚利以去，此外還有運輸的把戲，也全由日本人操縱，他們從一切煙草運輸中徵收一筆重稅，最後，又還有傀儡政府對各種煙草商品徵收什麼整理稅。

這種剝削的主要影響，只及於日本以外的煙草商人，因為就其現在，日本煙草公司的產品亦不過佔全中國紙煙產量總數的百分之十一二而已，在這次中日戰事發生前，日本在其中所得的百分比還要小得多，目前所增加的数量乃是由於日本的煙草公司強佔原屬中國人所有的煙草工廠而來的。

日人在中國的煙草工業也集中在上海，現時在這裏有三個日本的淡巴菴組合，開設八個工廠，這些工廠原是中國人的產業，日本的東亞煙草公司，經理着前屬中國的華東與華品工廠，日本的東洋煙草公司使用前屬中國的中原與新華工廠，大部份的機器還是從中國南洋兄弟與華成煙草公司搶奪過來的，他們又把原先是中國成泰膠鞋工廠的機器，用同樣的作風搶得足以開辦東洋的第三分廠，另有一家日本公司在這裏經理着三家原是中国人的煙草工廠。

在上海製造的日本紙煙，在中國一直不曾有過什麼大銷路，中國人不僅愛國熱忱的關係而廢棄不吸日本製造的紙煙，而且好像也不高興日本紙煙的味兒，只有在內地的某些區域買不到別的香×時，日本紙×才能銷售一些而已，從別方面說來，許多僑居中國的日本商人也愛好日本紙×，他們反而願意吸中國或外國牌子國淡巴菴，當地的日本紙×產品全都是賣給使駐中國的日軍

，他們很相宜地買得這些香×，因為他們不必繳納什麼×草整理稅給傀儡政府的緣故。

上海的中國×草工業，雖則受了戰事很大的影響，但是比較起來，在数量和價值上都大於日本的×草工業，三年前在虹口區的十八個工廠業已被日本人或燬或佔，全盤喪失了，現在呢，上海又有二十個中國的紙×工廠，雖然都是小規模的，中國的老牌×草公司如南洋兄弟和華成這兩家，都弄得一些別的工廠來出貨，華成公司在這裏正在出資建築一個大製造廠，但是南洋兄弟公司目前的主要製造廠是在香港。

上海和整個的中國的最大和最重慶的淡巴菴公司，顯然是裕昌×草有限公司，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草公司即英美×草公司所資助的一個機關，裕昌公司在上海那兩個工廠的出品，佔上海紙×產量的大半，而這個公司的總產量，也佔全中國紙×產量的大半，雖然日本不敢搶佔裕昌的工廠，但這個公司在侵略者的鐵蹄下極感困難，因為他們無情地從各方面干涉裕昌經營已久的商業，裕昌的處境確是特別困難，因為它的市場都在日本使佔的淪陷區而上海的各中國×草工廠的銷路，過去是在現時的自由中國的省份，然而裕昌應付得很好，其地位絕沒有受到根本的動搖。

日本在中國出產紙×的未來計劃，似乎主要的在淪陷區裏面消滅裕昌的銷路，三個日本的私家×草公司和滿洲淡巴菴組合，宣布各種計劃擬在天津和北平建築若干龐大的新×草製造廠，滿洲淡巴菴組合意欲擴大範圍，去年買進天津的卡拉耶斯兄弟×草公司，這原屬美國人的淡巴菴商號，但是日本人在這方面沒有什麼成就，主要的是他們缺乏資本和中國國產×草的不敷應用，然而最近東京宣布一種還未決定的消息，說要在中國設立大規模的日本淡巴菴信託公司，這是合併三個有名的吸收中國利益的日本淡巴菴商號而成功的，這當然又受到佔領區日本軍事當局歡迎，好像從前答應許多日本工商業界擴大營業範圍，藉以傷害與他們對抗的外國的和中國的同業那種先例一個模樣。

附註：「烟」字不足，以「×」代之。



意外

陳才

暮春

在采石，陽光暖融融地照着，和風迷惑惑的拂着，一切都顯得依然如舊，只是中國國旗不能再在這一片土地上輝煌飄揚了；並且，它再也不能看見那包藏着許多勝蹟的古老的山上，那清溢着春天底氣息的碧綠的原野，爬行着

噓噓地談笑着的紅男綠女了。
長江，那一條蜿蜒似蛇的洪流，現在也感到春天的溫暖，舒暢地瀉流着，歌唱着，然而也似在訴語着自己的主人底流浪與遺棄，嘆息着自己的厄運與憂鬱，而且這也是亘古以來沒有遺遺過的……

登在翠綠山下（註一）與公路中間的是太白樓，它以前真像一塊神秘的聖地；誰說不是呢，那輝煌的屋宇，那琉璃的磚瓦，那金碧的聖像，……如果按照一般老人的談說，那更是一個「靈邦」，幸太白游盪了這塊聖地，不由得地就激起來興奮，飲酒，賦詩，追月；追月，賦詩，飲酒，終於是跳入了長江，葬身於浩浩的洪流，太白樓之所以叫做謫仙樓，也恐怕是出於這種緣故吧；你如果是遠方的來客，又將怎樣發生一種敬意呢？也許就爲了這種原因，無數的人們，在神秘的黃昏，或者是迷濛的早晨，便走進它的懷抱仰慕這周圍地面上的風物的神奇和碩偉！然而如今呢？雜亂的青草遮滿了道路，路旁的雷矩，也早已破壞，就是太

白樓里的欄柵，圍柱，也添上許多缺口聳立着空洞而損傷的軀殼，在微風中抖擻着剩下的泥土，像是個孤零零的孀婦絕望的哭泣。

不知道是那一天，在這一座古老神祕的屋宇里，忽然發現兩具日軍的死屍，而且由於事件不知道發生在什麼時候，更沒有人親眼看見他倆是被誰殺死的，於是這瘡痕累累壓斃下的采石，便掀起來一種歡躍而哀傷的暗潮，彷彿像一個深湛的古潭，驟然投下來一頭巨石，頃刻間浪花就四面飛濺出去。

采石鎮上的，附近鄉村里的，山坡下茅舍里的居民，好像觀賞一件奇蹟似的，跳到這塵「謫仙」的聖地，看看鬼子死後到底是成爲什麼樣子，在我們的想像中，簡直不能測測，準得是傳奇中所說的一個毀塌人世的魔鬼，妖精，驟然被神靈處罰得現出可怕的原形了；可是待他們攏集在死屍的近傍，倒並沒有發現到什麼奇蹟，灰白的臉色，像一團錫，錫灰樣的那麼可憐，嘴張得大大的，露出一顆顆雪白的牙齒，眼睛也還沒有緊閉着，只是眼珠已變了白，嘴角上，牙縫間，頸上，胸膛中，大腿上，染滿了血跡，變成紫黑色了。

半天，人羣漸漸稀疏了，偶然已丟下來一兩句女人的嘆息和惡罵，只是有些胆大漢子，不忍離開，並且還懷着打趣的心情，用着樹枝穿挑着血肉模糊的傷口，和沒有緊閉的眼睛，

高興時候，他們更裂着嘴哈哈大笑的喊叫

「鬼子，你也有這一天呀！我叫你害人害己……」

「人總是肉長的，爺娘肚皮里長大的，你既是爺娘肚皮里長的，你就不該造孽。」

「你罵夠了，氣憤便隨後追趕上來，舉起笨重的腳，沒命的踢着，無奈何首已經僵硬了，稍微動一下，便又原樣地躺着了。」

「這年頭遭難的總是我們老百姓呀！」

「是呀，這年頭遭難的總是我們老百姓呀！」

「這年頭遭難的總是我們老百姓呀！」

「這年頭遭難的總是我們老百姓呀！」

「這年頭遭難的總是我們老百姓呀！」

「這年頭遭難的總是我們老百姓呀！」

「這年頭遭難的總是我們老百姓呀！」

「這年頭遭難的總是我們老百姓呀！」

「這年頭遭難的總是我們老百姓呀！」

「這年頭遭難的總是我們老百姓呀！」

「這年頭遭難的總是我們老百姓呀！」

七嘴八舌地連問着：「到底怎樣辦呢？」

「聽說鬼子要鎮上百姓們負責吧！」

「是呀！就苦了鎮長了！」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大的不祥的事件，就要降臨到每一個人身上似的；

「聽說鬼子要鎮上百姓們負責吧！」

「是呀！就苦了鎮長了！」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這亂子鬧大啦。」

大的事情，他們要惹起滔天的大患。

「我們以後不用劍頭做生仗麼？」

你一句我一句的叫罵聲，又立刻停滿了鎮公所里，有幾個女人簡直發出驚悚的尖叫。他住李老頭子的袖管，絮絮叨叨地問道：

「老伯伯，你是真的？」

「這樣一來，我們的日子怎好過下去呀，模樣都不齊了！」

李老頭子着實也沒有心腸，哩哩索索的，他一聲沒發，只是在沉思着，那猶如被摧木摧折了紙窗，常常溜進來陰冷陰冷的一會，他慌忙忙走回家裏去了。

一羣大難的來臨，一切人們都現着寧安，心頭交織着恐怖的一網。

晚間天很悶，很悶，陰慘慘地淚流出來了。

山野沉寂着，好像死了似的，春雨像萬物滋潤一樣，無休止地滴着，水滴從瓦片上點滴的滴落，在有沙的泥地上，發出輕微的聲音，夜風夾着細雨，從陡峭的崖壁上，直瀉下來，像浪濤落入深整的谷底，更加使人感到不幸的顛倒。

黃泥池的馬燈，在幽暗的街道上閃閃着，微弱的光圈像被細雨點遮住了；朝四敲着梆，拖着笨重的步伐，在棧廨地走着。

雨越下越急，風越吹越緊，一陣陣打來，天和地都在呼嘯，他踩着屋簷下的小徑走着，一深一淺的印，深深印在鬆滑的地面上，兩點撲在臉上，彷彿是千萬顆針尖刺

除他的心裏，他步子便愈拖愈慢；更為痛的谷里，在幽暗的街端，立刻回來了幾下

突然從遠方傳來連續地呼嘯的專車，街頭，一陣迷迭或覺上心頭，又從公路上射入自己的眼睛了，刺那間，由於疾風拋過來的汽車的吼聲，夾帶着人羣的嘈雜，他心境上更泛起一陣淒涼的氛圍；所有的惡運都被證實了。

當他急念到這是日本軍隊的時候，他的心便急速地地下沉，全身的血液像瀉盡了似的，他撒下柳子，彷彿是隻荒野的兔子，直奔到鎮長家裏去了。

王鎮長正做着胸脯，預備睡覺了，可衣鈕，拔緊鞋跟，帶着一顆沉重的心，跑出門口，啊呀，大門外黑漆漆的一羣，簡直看不清多少人馬，急驟的喧嘩，正在浮漾，鐵器的衝擊聲，又不斷地襲來；一種難以遏止的恐怖，使得他莫知所措了；一種黑的對他的臉，眼睛，整個的身體，像火舌的對他的臉，眼睛，整個的身體，像火

「你的王是鎮長麼？」

受刑般的強烈的驚懼襲擊出他，他不知如何回答了。

「八格牙魯，你的王八蛋，不早點來迎接。」

「稍息」，立正「李大海」。

「你照料弟兄」，「稍息」。

他聽出來這不是日本人，這是中國人的聲音，待正要立直身子望望，一個操練的軍官，却闖進來，帶着很急迫的口吻喊道：

「河內指導員，隊伍齊整！」

「好的，你的保安隊長領着搜，搜。」

「鎮長，你的鎮長，也領着搜。」

「這是打老鼠的。」

「河內溪蕩地笑了：「腰里細，腰里細。」

「第二個被檢查的當然是鎮長的緊褲子，李老頭子早就準備好了，燒開了水，抽了茶，恭恭敬敬地迎接，而且箱子

儘量地翻騰，可是河內空了，就過去了。他看到一個風輪的泥會，便把手撿下去，一絲葉子，爬出來，手老幼幼，抖擻着身子，鑽在地上。

「哈哈，哈哈，小脚的是，腰里細。」河內像發現了奇跡，喃喃地說着，滿臉橫肉，隨即又浮上淫蕩的笑，李老頭子氣得同時也怕得發抖，那沒有肌肉而多皺的臉孔，幾乎是完全蒼白了。

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直到第八家，都算是搜過了，可是在第九家門却緊閉着，閉着，里面也沒有應聲，河內便怒叱得像一頭獅子，舉起笨重的皮鞋，才把門開開。

屋裏像秋天的田野一樣荒涼，人全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了；一輛紡織機啞了，零落的紗和布匹無神地躺在地上，彷彿悲嘆着自己的命運，山角里的一堆麥桿，像一座小丘陵似的，整在那兒，附近的紛亂了的，折斷了的麥桿，猶如一圈散落了頭，東一根的西一根的那樣難看！

難堪的靜音，把幾個人都壓扁了似的，惟有河內那雙皮鞋，踏着上面，發出異常短促的但又悠長的響聲。突然，麥桿堆裏掀起微而又零亂的響聲：「沙沙，沙沙，沙沙。」

心臟收縮得更緊了，河內把手擦捏着，手指嵌在褲帶里，眼珠子定了光，直射着不遠的麥桿，然而，好一會功夫，也還沒有動靜，這使得他暴躁起來了，連連地

喊：

「隊長的是，放火燒掉吧？」

「隊長的是，放火燒掉吧？」

接着麥里就有一個極大的激動；隨之而出現的便是一個年輕而俊美的女人，牽着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她蓬着麻亂的頭髮，低垂着自己的眼睛，抖在牆角邊，彷彿是坐在為海浪顛簸着的斷槳的孤舟里而站立不住了；可這時却引起了河內不可思議的幻想，着眼貪婪地望着，丟着嘴巴，瘋狂地笑着，簡直是收不回原形了。

「你的男人呢？」

那女人低着頭，着嘴，沒有回答。

「她是寡婦？」王鎮長插上來說着。

「寡婦？寡婦？」河內歪着頭，翻着眼睛，這是不理解般的追問着：「寡婦，寡婦？」

「寡婦是死了男人的女人。」

「沒有男人，沒有男人，腰里細，腰里細」，河內邊說着，邊向前走去，「腰里細，腰里細」。

女人的手被拉住了，牽着衣角上的小孩，也被拋開了，尖叫聲和着孩子的哭聲，是鬧成一片終於在一陣拖拉撕打之後，她軟弱地滾進河內的懷里。

「你們的保安隊長，鎮長，滾，滾，滾。」

突然，一陣思潮，集上了隊長的心頭，他的肌肉，血管，毛髮，都一齊緊張起來，沒有了思考，沒有了疑慮，端起手槍

，捏機鈕，彷彿遇到了一頭狂獸，神驚地扳動着貼在機上的食指。

「」，血花迸飛着，河內軟弱地倒下去了，在極端恐怖中的女人，也不知不覺地昏倒了。

「你，你是隊長……」王鎮長拉着身子，顫着頭子，話也說不着了，猶如一個垂死的老人，無力去結束他最後的話語。

「鎮長，不要緊」隊長的臉上，掛着一副愉快而英勇的笑容，幾乎興奮得要流出淚來：「我們的弟兄，早就發動了，那個還受得下鬼子的氣呢？什麼事，都由我來承當，決不傷害你們采石鎮的一根草，一根針……」

當鎮長懷着恐怖走上了街頭，一條長蛇似的隊伍，在集合，沒有十分鐘功夫，這整壯的行列便蠕動了。

雨後的泥土是滑溜滑溜的，大家都抖顫了淋濕的身子，穿出街道，刺刀頂在槍尖上，行軍囊子彈袋繫縛在身上，發不出來一點聲息，只有那斷斷的泥滑，唧唧咕咕地叫着。

哦？東方的雲彩也將要潤白了。

——完——

- 註一 采石鎮臨江的一座小山，其上植滿松林故名曰翠綠山
- 註二 縣域名，屬安徽，采石鎮屬該縣
- 註三 可參相似於書記。

